

餅水齋詩別集
烏魯木齊雜詩集
玉井寧蓮集
金闕攀松集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餅水齋詩別集

舒位著

本館據畿輔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餅水齋詩別集卷一

清大興舒位著

柔兆敦牂

春秋詠史樂府

撰春秋詠史長短句詩。強名之曰樂府。大旨以左氏內傳爲經。而以國語、公穀、爲緯。并雜采諸他書之論春秋時事者。凡一百四十首。昔人之爲詠史樂府也。惟楊抱遺、李畏吾、爲最著。近惟兩堂則有明史樂府。顧皆詳於後代。而略於春秋。今茲所詠。若補其闕。或褒焉。或譏焉。或存而不論焉。長言不足。則他事相形。莊論易倦。則談諧間出。雖其音節未必有合乎古。抑亦征南之一癖歟。蓋嘗論春秋人物。於君許楚共。晉悼於臣。則魏絳、羊舌肸、公孫僑三人而已。迨至共悼既歿。僑不能相大國。絳與肸皆不得爲正卿。灌而往。檜以下。讀史者索索然矣。故詠史詩止於此也。非倣伯恭博議之例也。

蔓難圖

京城大叔美且都。無使滋蔓。蔓難圖。蔓雖難圖。荆可種。矧又黃泉不相送。不相送。會相見。小人有母。能樹
讒。寡人有弟。徒滋蔓。君不見。象日殺舜。舜不憂。封諸有庫。爲諸侯。

碩人怨

齊侯之子衛侯妻。妻錦襪衣。妾綠衣。黃裏碩人怨。蕭然絺綌秋風淒。秋風淒。送歸燕。淚如雨。不相見。

純臣篇

君州吁。臣石厚。老夫痛心復疾首。戴嬌大歸君所知。此二人者假君手。亂臣賊子何代無。胡亥能死秦扶蘇。李斯不語趙高語。純臣石大夫。

公矢魚

春蒐夏苗各有制。今此矢魚非古意。侍臣稱疾不能從。流水茫茫迷遠地。珊瑚之網翡翠竿。歸來誰宴頭魚筵。爲魚最有魯魚苦。取次宣公濫泗淵。

滕辭朝

五年一朝。三年一聘。辭封夏奚仲。滕亦周卜正。維山有木工度之。周禮宗盟重同姓。君不見漢陽諸姬楚蠶食。雖齒諸任亦不得。何況齊人將築辭。

鄭子都

昔有鄭子都。姣好天下無。能射穎考叔。不能取螯弧。考叔死。子都喜。行出雞犬卒出豕。咄嗟鄭伯焉知禮。

營菟裘

營菟裘。齊社圃。討蔣氏。謝羽父。機事不密則害成。將讓而弑。誠無名。天道好還如轉轂。公死於齊。輿說輶。

鄧大鼎

濟陰大鼎高巍巍。長繩百尺魯取來。出師本欲平甌亂。受賂乃復昭姦回。詰朝齋戒納太廟。臧孫流涕周公笑。昔聞九鼎遷至洛。今見大鼎來自郢。鼎如有耳豈不聞。鼎亦安足示子孫。何不鑄鼎作王斧。斬取當年宋華父。

戰繻葛

夏取麥。秋取禾。鄭伯怨王。王奈何。右拒周。左拒鄭。鄭伯禦王。王敗績。魚麗之陳。旂而鼓。先者偏。後者伍。枉矢犯紫微。祝聘彎弓。氣如虎。彎弓彎弓。王肩血。紅七十二國。不討賊。令人卻憶齊桓公。

子同生

齊之甥。魯之子。不執仇。生亦死。蓬爲矢。桑爲弧。雌有雉。雄有狐。狐綏綏。雉啄啄。弧無弦。矢無鏃。不報仇。何爲耶。前宜曰。後夫差。

懷璧謠

贈君按劍而視之美玉。還我切玉如泥之寶劍。璧不可懷。劍不獻。獻璧無罪。劍無厭。叔也拔劍初出師。公也抱壁奔其池。君不見。晉人假道路垂棘。大抵虞公皆好璧。

莫敖趾

莫敖趾。莫敖死。蒲騷之役。偶然耳。奈何莫敖心竊喜。大夫望氣如有神。請君更爲張三軍。豈惟大夫賢。夫人亦無兩。今日臣趾高。明日君心蕩。

雍糾妻

女爲父所生。妻以夫爲氏。二者有親疎。誰能分別此。母言人盡夫。父則一而已。將夫來比父。父夫安可比。女聞阿母言。心知大有理。密語告阿父。壻也將死爾。阿父聞此言。盛怒壻無禮。持刀磔殺之。流恨入骨髓。生當誅權臣。死當作厲鬼。哀哉勿婦謀。婦謀至於死。

新臺水

新臺水深深似海。河伯娶婦豔且美。鳩巢鴻網長相思。相思不到新臺水。水濁不照愁。水深難洗羞。韓憑愁殺化青蝶。楊環笑看飛黃虬。黃虬謂庶兄頑。

噬齊歎

噬齊噬齊且飲酒。楚王甥。鄧侯舅。三甥勸侯侯不從。一甥伐侯侯乃窮。噬齊噬齊淚沾臆。楚國終能亡鄧國。當年若聽三甥言。社稷早應不血食。

大豕啼

彭生人。魯侯薨。彭生豕。齊侯死。爲豕爲人竟何是。人立豕啼貝邱矢。貝邱矢射公子。

射鉤行

臣戰乾時。臣射鉤。臣敗堂阜。臣請囚。施伯殺臣。臣不憂。鮑叔薦臣。臣不差。臣才可用。身可留。臣請爲君霸諸侯。願君毋忘昔日仇。公曰唯唯。卿無儔。

曹劌見

劌請見劌請戰。小信神弗孚。小惠民未徧。君言察獄必以情。以情察獄堪用兵。公徒三萬殺氣紫。齊雲沈沈鼓聲死。鼓聲死。呼戰士。車轉軸。弦發矢。馬逸不能止。以刀殺敵如削紙。逐北追奔電光駛。誓將上雪車中恥。彼哉肉食焉。知此歸聽饒歌飲酒耳。

金僕姑

南宮長萬天下無。平生不識金僕姑。君豈可弑母可輦。忠臣孝子何殊途。陳娥靡曼傾瓊液。會遣將軍醉無力。生當蒙虎皮。死當裹犀革。雖堅非馬革。君不見馬新息。

內外蛇

南門雙蛇鬪不止。門外蛇生門內死。死者一去不復回。生者化作龍飛來。漢高斬蛇三尺劍。宋武射蛇一枝箭。蛇妖誠有之。妖由人興妖不知。

嬋息嬌

楚王新得息夫人。夢中化作陽臺雲。夫人顏色竟何似。有似東風三月桃花春。桃花盈盈溼春雨。但聞桃花香。不聞桃花語。桃花無言有兒女。楚宮秋。夫人愁。不怨息侯怨蔡侯。昔年花落人何在。今日花開水自流。君不見東家美人美無賴。一笑嫣然傾下蔡。

楚大閭

楚大閹乃以兵諫君。恨無細箭五十束。臣罪當誅。別其足。足別不可續。卞和空獻荆山玉。

五大夫

奪田奪圃復奪宮。五大夫不相容。天子蒙塵無處所。五大夫自歌舞。歌聲舞態猶未歇。北門兵來仗黃鉞。哀哉勿作五大夫。勤王之旅無時無。

佞人來

佞人來。佞人來。執而逃。罪有歸。鄭人侵宋。事誠有。魯人盟齊。會非久。逃亦不可逃。受亦不可受。佞人來。來何爲。

鳳凰占

娶妻如鴛鴦。擇婿如鳳凰。鴛鴦飛對對。鳳凰鳴鏘鏘。一世奔。再世強。五世熾而昌。八世專政殺齊王。以陳易齊。田代姜。豆區釜鍾不可量。七十二男如雁行。願君勿更占鳳凰。

二五耦

東關嬖五傾人城。梁五助之若耦。美男破老美女舌。況有優施中夜泣。吁嗟哉。淫破義。費極納女。楚建逃。李園進妹。春申斃。吁嗟哉。親惑疎。江充造蠱。戾園殺。息夫作軒。東平誅。

桓宮檻

桓宮檻煥且明。桓宮嶺彫以琢。是諸侯。非禮也。彼子孫。何爲者。

未亡人

滅息執蔡死楚王。夫人奈何猶未亡。夫人未亡令尹喜。萬舞宮牆從此起。穀則異室死同穴。作詩者誰更誰說。六百兵車一轆轤。夜深楚帳聞啼鳥。

神降莘

神之來兮翩翩。賜汝號兮土田。土田兮陪敦。統公兮將奔國之興兮。聽於民。其亡兮。乃聽於神。爾神之昭兮。抑爾神之昏。生行舟而罔水。死儀房以憑身。惟西師之將至兮。夫胡爲乎久居於此莘。

慶父材

慶父材。哀姜哀。子般旣死。閔亦死。嗚呼魯難哀姜始。君看武媚娘。能廢廬陵王。已子尙如此。何況娣之子。恨殺築臺臨黨氏。叔牙中酒沈沈爾。哀姜不足哀。文姜何以文。人言齊三女。能殺魯三君。

鶴乘軒

仙禽翩翩良不惡。飛上高軒樂莫樂。爲鵠爲鶴鶴不知。忽化沙蟲與猿鶴。華亭鶴不可栖。揚州鶴不可騎。緱山月黑吹笙稀。歸飛華表聲淒淒。禽荒自古能亡國。鶴軒不舞魚軒逆。孤山處士鶴歸來。不向西陵借油壁。

城曲沃

請歌從軍行。長子帥師取大城。再歌築城曲。宗子維城勝曲沃。里克有裏言。士蔦多奇策。誠不願有商臣。

亦豈難爲泰伯采藥不還藥亦香采薇不食薇生光愛憐少子老是鄉申生何爲久自傷獨不見漢之東海唐淮陽

風馬牛

蔡姬蕩舟齊侯驚楚人膠舟周王崩侵蔡伐楚良有以矧無縮酒包茅菁管仲方相齊子文亦相楚彼夸城池堅此耀甲兵武馬牛其風南海波犀兕尙多棄則那乃知城濮之議戰不若召陵之議和

專之渝

泰龜泰筮夫人冊筮則從龜則逆龜長筮短君不知十年臭味良差池史蘇之占不能用君王夜有齊姜夢齊姜薰不香已無投笏楮都督空有望塵潘侍郎

褚比杜原款
潘比畢克

四字獄

于少保兩字獄岳將軍三字獄賊由太子四字獄大抵小人女子心欲食忠臣孝子肉豈知胙肉原無毒倉頡造字鬼夜哭

賦狐裘

朝築城屈暮築城蒲蒲主重耳屈君夷吾築蒲者誰耶築屈者誰耶狐裘蒙茸何爲耶思公子兮別無家青宮桐木黃臺瓜

虞不

欲知虞與虢。譬若隴及蜀。得隴思蜀。誰不然。伐虢取虞。如破竹。鶉賁賁。星煇煇。虞後執虢。先奔。虢不五稔。不臘。輔車唇齒。誰與論。輔車本相依。唇齒亦相黨。唇齒寒。馬齒長。

城虎牢

城虎牢。城何高。城高不能障讒口。安得長食園中桃。楚王昔贈申侯璧。侯今奈何適小國。小國不能容小人。虎牢城。城乃傾。

會葵邱

塗山盛。王會葵邱急。霸功叛者已九國。不聞誅防風。賜胙既非禮。拜胙亦多僞。所以游夏徒。不道桓文事。

藐諸孤

慶父殺般。成季奔里克。殺卓荀。息死。死者非奔者。是非謂奔者是。死者不得其所死。君言藐諸孤。辱在荀大夫。大夫曰。貞貞乃諒。大夫曰。忠忠則愚。忠貞既竭。股肱力猶幸。當年言不食。雖不食。竟何益。吾聞伐虢。取虞皆荀息。奈何不能殺里克。信不近義。謀不臧。白圭白圭磨不得。

伏劍恨

二君一大夫。竟爲誰人死。伏劍不須恨。執筆非率爾。如何晉悼公。不殺欒武子。

新城巫

申生昔乘車。狐突執其轡。下國忽登僕。此事咄可恠。鬼曰晉卑秦。毋乃帝有醉。惟應新城巫。先告宗邱敗。

九百里

黃叛楚。楚伐之。楚伐黃。齊不知。事齊事楚。良獨難。南海北海。何當還。君不見。郢人倍道。荆尸起。一夜能馳九百里。

汎舟役

渭川萬艘來河曲。絳州民食雍州粟。爲君一唱汎舟歌。不數雨珠復雨玉。天災流行何處無。明年秦吏空催租。秦人飢死晉飽死。晉人忽作越人視。爲君再唱汎舟歌。汎舟之役夫如何。

鄭小駟

扇馬不可騎。小駟不可乘。況張三軍。觀殺獲。水土不習。奚能勝。君不見。韓原失意。輅秦伯。出淖掀公。不可得。可憐君馬黃。真到烏頭白。

作州兵

作爰田。國人哭。作州兵。國人樂。呂甥祕計。洵無雙。卻乞文辭。亦不辱。忽憶當年安樂公。閉目垂頭。不思蜀。

五公子

五公子。六夫人。夫人非六如者六。公子各自思爲君。思爲君。不可得。筦子天下才。乃以孝公屬宋國。噫。吁。嘻。豎刁昔作觀軍容。易牙負鼎開方凶。楊門扇底壽宮淚。蠕蠕不殺三尸蟲。

鑄三鐘

願鑄鐘。弗鑄兵。鑄兵多殺氣。鑄鐘多遠聲。豈不知咸陽金人十有二。揭竿斬木終能至。

新里行

新里復新里。苕苕西逼秦。西逼秦。勿謂秦無人。秦人朝入新里門。新里竟爲秦人新。梁人築新里。梁人不能有。秦人不自哀。乃爲新里守。國家之守守在德。不在池深與城厚。新里新。梁國奔。長城長。秦國亡。

與子歸

卜之不從。妾爲妻。筮之不從。嬴敗姬。嬴敗姬。今姪從姑。乃心西悲。歸來乎。問女何所悲。不及公子同與歸。思公子。未敢言。已逢蕭史。休回首。爭見洪厓。又拍肩。

魚門胄

馬腹甯可鞭。蠶尾豈不掉。誰知魚門胄。忽作龍山帽。君不見王頭士。蠶空相笑。

公傷股

魯人戰齊人。公將鼓。劔曰不可。齊避魯。宋人戰楚人。公不鼓。公曰未可。宋逃楚。公言不重傷。鄆子何爲用。臚社。公言愛二毛。滕子想非頒白者。大莫大於漢夜郎。智莫智於周宋襄。嗟嗟宋襄股。乃傷。

柯澤行

桓姜會齊侯。詩爲桓公羞。文萃勞楚子。史爲文公恥。婦禮不踰闕。與門二姬況。出文夫人。夜深豈有高唐夢。薄薄魚軒遠相送。

公子篇

哀王孫。母具食。觀公子。妻寘璧。英雄失路。無人知。往往相憐。在巾幘。宮中一夜醉。鴛鴦愁。殺青青。陌上桑。娉婷不嫁。遠離別。二十五年空斷腸。

縣上田

既焚介。推山亦。爇負羈宮。求賢與報德。皆用烈火攻。所求何賢。報何德。縣上有田畊。不得龍蛇之歌。悽以惻。烟火蕭條。作寒食。

替隗氏

夏之放。惑妹喜。殷之亡。悅妲己。周之遷。笑褒姒。東周之奔。替隗氏。無極無終。惟女子。天下之事。可知矣。聚鵲冠。

國子銘

公子好奇服。流亡不知處。傳聞陳宋間。有人冠翠羽。冠翠羽。作天子。不衷不稱盜。殺汝。邢衛昔皆遭狄擊。豈知衛亦邢之狄。當年同姓。竟何如。孤負齊人從簡書。巡城何處來。二禮。二禮來。一國死。且自爲銘。良不恥。曷銘爾。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

請隧行

左師逆天王。右師取太叔。泰伯雖可辭。陽人亦不服。函關紫氣從東來。路人爭看天王回。原田每每南陽。

境酒酣殷勤以隧請王曰叔父公其休他年遺恨聲如牛

原城園

甯退一舍園毋失三日信不聞倉葛呼但向勃鞞問晉侯器小不足論趙衰亦記壺殮恩君不見狗監薦相如景監因商君將軍豆粥野人塊衰乎衰乎空爾文

戰城濮

盟衡雍戰城濮獻楚俘受王福大輅之服戎輅服彤弓旅弓光赫煜秬鬯馨香卣刻玉虎賁絕勝紀綱僕王策晉侯侯三辭再拜稽首乃受茲彼善於此誠有之信盟德攻吾不知

夢河神

中軍夜夢河神語瓊弁玉纓願乞與會須賜汝孟諸湄令尹躊躇不能許號神六月初錫田河神一夜來求冠妖夢窮神本無賴雖與之冠兵亦敗

狩河陽

以臣召君罪不宥不得已書曰狩大書特書意忠厚河陽非復岐陽舊

深室獄

深室獄討不服豈曰討不服恩怨分明出五鹿曹貨筮史衛貨醫何似魯侯十穀玉玉乃王與晉侯之所欲歸遣成公夢康叔

生三犧

夷隸通鳥言。貆隸掌獸語。禽言獸語各有情。豈獨猩猩與鸚鵡。介君公讎聞牛鳴。不執牛耳知牛聲。問牛鳴悲抑鳴喜。是生三犧用之矣。生子爲犧莫自夸。爾牛舐犢何時已。君不見雄雞脩脩憚其尾。

北門管

北門管。擊柝守東門。師銜枚走馬三百。秦將軍牛十二。鄭商人北門管。東道主。秦具囿。鄭原圃。三帥執三客逃。車麟麟。馬蕭蕭。

二陵謠

北陵風雨南陵廟。白馬從軍正年少。送人老淚日西斜。誰能更向長安笑。此行千里幾時歸。此去三軍何處來。聞道重關一百二。隻輪匹馬竟無回。

面如生

穆姬劫兩君。文嬴請三帥。誰云先軫唾。不及蹇叔淚。匹夫逞志心自傷。免胄一入將軍亡。將軍已亡不可見。鬚眉尙識將軍面。

享江芊

豺聲蠭目刻薄資。阿誰生此甯馨兒。立時已違鬪勃諫。廢時卻遣江芊知。役夫呼宮甲起。范巫喬似言驗。矣熊蹯豈與羊腍比。宋劭隋廣不可以爲子。蕭斌楊素不可以爲臣。亂臣賊子無忌憚。聖人絕筆春秋麟。

彭衙行

取戈斬囚勇可買。軫也黜之。贖也怒。勇不害上。馳秦師。彭衙旣陣。殲死之。殲死能敗秦。軫死能敗狄。地下若相逢。相逢一笑母相厄。

新舊鬼

大者鬼新鬼在前。小者鬼故鬼在後。魂升魄降。鬼已無。安有大小及新舊。豈不聞帝尊則後祖。豈不聞姊親則先姑。說鬼日以盛。說禮日以疎。疎典禮。逆祀命。姑妄言。亦妄聽。

祀爰居

作室藏大蔡。大蔡不可卜。開門祀爰居。爰居非是族。海風無時無。海鳥有時有。臧孫兮臧孫。三不知。三不仁。惡在其爲三不朽。

霸西戎

焚舟渡黃河。直取王官地。因封殺尸還。遂自茅津濟。君不聞板屋從軍唱。小戎美人秋夢戰袍紅。二陵風雨關山月。從此秦師不復東。

賦黃鳥

酒酣以往。誰流涕。三子從公。狗公意。生同此樂。死同悲。宮車一出。佳城閉。生前三帥有歸時。死後三良歸不歸。臺泉流水今何處。惟見年年黃鳥飛。

戰令狐

夫人自抱君之子。先君雖終言在耳。嗣子可輔則輔之。將外求君焉。實此夫人啼。大夫患背秦盟。與秦戰。今年戰令狐。明年戰少梁。黃河一曲流千里。桃林塞外秋蒼蒼。

送帑行

夷駢送賈季。不敵舊時恨。林父送先蔑。爲守同寮訓。張堪嘗有知己言。朱穆無爲絕交論。歌送帑。心以悲。二子之風不可見。雲翻雨覆知爲誰。

敗長狄

長狄長狄長。且壽。佚宕中國無與偶。叔孫得臣持弓來。終甥駟乘房甥右。射其目。斷其手。搯其喉。埋其首。長狄長狄長。且壽。壽百年。長九畝。吾聞臨洮大人見祖龍。鄭瞞苗裔將毋同。

繞朝策

六卿定策諸浮地。不愁賈季愁隨季。卻遣孤臣侯早朝。足邊已識西來意。西來之意意云何。請示刀鑽公。渡河公竟渡河難再到。西人惆悵東人譟。何似舟中解左騶。彼我易觀更相笑。

纓且長

繹山風景良復佳。邾子卜宅初遷家。利君利民孰爲利。龜策不能知此事。纓且長。捷菑奔。齊姜晉姬有定位。兵車六百何憐憐。當時失笑趙宣子。君不見杜祁之子猶在秦。

公孫敖

子穀食子難收死句難死戾邱中菁之言不可讀犁牛之子騂且角

蕭封人

亂邦不可居危邦不可入逃名不終朝見幾不終日春秋書字不書名祇愛封人不愛卿君不見神武冠彭澤組侶僕鄭詹何足數

泉宮蛇

泉臺相近泉宮路蛇行十七先君數不知何與君夫人宮車惆悵秋風暮國人從此毀泉臺蛇祥不見蛇妖來魯妃不自聲姜死豈必有蛇然後死

楚大饑

野無青草國有寇大兵不在凶年後誰歟首倡徙坂高北門鴻雁聲嗷嗷薦賈弱爲強師叔強爲弱七遇兵氣揚一戰敵膽落楚莊霸業從此開饑饉師旅非國災

田孟諸

私家恩日結公室勢日微三桓能弱魯一陳竟弑齊權臣構黨尙如此何況翩翩濁世佳公子信陵既有名營陽復無道稱制惟應霍氏專多情未信徐娘老吁嗟乎葛根久不庇蔓草滋難圖西風獵獵空消息愁殺司城蕩意諸

申池遊

好色可以奪人之妻。爭田可以別人之足。妻奪夫自乘。父別子猶僕。君爲申池遊。臣向申池浴。彷彿龍舟銷夏時。蕭蕭風雨申池竹。

馬矢埋

若君命則可死。非君命何必爾。公冉務人言可從。奈何惠伯埋馬矢。埋馬矢。明日夫人哭過市。可憐皇甫嵩。不聽楊長史。

去一凶

呼鷹鷂。禦魍魎。司寇逐太史。對問君何故授宮僕。毋乃愛僕之寶玉。寶玉從何來。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戰大棘。

萊駒昔失戈。狂狡今倒戟。戰隙無勇古所羞。君不見高固桀石馳晉壁。子蠻忿解鼃。華元怨殺羊。恩澤不均史所戒。君不見張巡殺馬圍睢陽。

古良史

桑下靈輒餓。餓者誰。古孝子。庭前鉏麇觸。觸者誰。古義士。朝中董狐書。書者誰。古良史。書曰趙盾弑其君。盾曰不然。史曰是大書。特書書不止。書法不隱從此始。後來東海濱。又有南史氏。

九州鼎

水土既平山海作。復遣貢金來九牧。鑄鼎象物知神姦。自夏及周無不若。世三十年七百德雖衰。命未革。告爾大小輕重問不得。君不見後世有男子。自稱秦始皇。萬夫沈水尙難取。何況區區一楚莊。

姬姑耦

美人夜見見花神語。小草青青媚香雨。曉來古夢贈同心。一笑嫣然散花女。淒涼春風記采蘭。滿裙消息水邊寒。伯儵天使言猶在。后稷元妃族自蕃。

食指動

生當五鼎食。死當五鼎烹。乾餼有失德。酒漿且召兵。君不見老饕異味以招卜。獻龜笑構君臣獄。不誅食指但誅心。恨殺歸生權不足。權不足。棺乃斲。

若敖鬼

熊虎而豺狼。可殺不可子。不殺將亡若敖氏。若敖之鬼饑欲死。俄而殺子揚。俄而圖伯嬴。貫笠穀。著丁寧。雖以三王之子爲質。猶弗聽。二矢既亡一鼓作。巡師竟滅若敖族。竟滅若敖族。新鬼煩冤舊鬼哭。

穀於菟

謂虎於菟。謂乳麇。蠻府方言。有時有猛虎。尙有情。忠臣豈無後。三湘七澤無人知。爲采絕代轡軒詩。試看陋巷呱呱泣。會有牛羊腓字之。

討少西

君不君。臣不臣。棠姜幾亡齊。夏姬能縣陳。袒服恣夜遊。南冠趁朝食。相思不祥人。相逢亡賴賊。連尹襄老三年碧。清尹弗忌一族赤。黑要烝焉分其室。元妻之喻及弱息。而況通吳於上國。子重子反奔命七。三爲王后七夫人。未知荀草何顏色。君不見呂尙一蒙面。妲己縣白旗。高頰不奉詔。麗華葬青谿。後軍下靈武。玉環繫羅衣。如何孫叔稱賢相。不勸君王斬夏姬。

太宮臨

小國不可以無信。小國不可以有功。有功必有忌。無信將無從。始奏柳棼捷。旋受辰陵盟。國人恩恩臨太宮。淚痕洗面難相容。後來孫皓劉禪輩。大有許男鄭伯風。

郊之戰

陳牽牛。鄭牽羊。天方授楚不可當。楚既不可當。晉亦聊復爾。中軍夜半聞鼓聲。一聲河滿一舟指。

七德歌

殺尸秦自封。晉尸楚不收。誰取鯨鯢作京觀。但聞鬼哭聲啾啾。楚莊一語仁無量。霸者分明進於王。古意高吟七德詩。重圍溫挾三軍纘。

子反牀

貔貅野宿烟萬竈。月黑重圍人不不到。短衣結束宋華元。直上將軍臥楊叫。將軍不知其所爲。夢中問客從何來。客亦不卽言。睥其目。瞞其腹。于思而于思。屹立不動山崔嵬。將軍大驚客徐白。寡君使元告大國。大

國誠哀憐。敵邑有菜色。大國若不圖。子可食骸。可析城下之盟。不可以必得。國之存亡在今夕。將軍曰。諾。謹謝客。明日歆書牛血赤。

三雋才

五罪旣難逃。三才竟何補。不患才三患罪五。那須更待後之人。一戰曲梁略狄土。君不見楚人圍宋。晉舍垢坐使楚人訝天授。楚收人骨封鯨鯢。晉鞭馬腹問狐狸。區區赤狄赫赫楚。伯宗之謀毋乃非。

亢杜回

買妾自情深。嫁妾及年少。本期無子從前言。誰必有心圖後報。豈知陰德如耳鳴。生者不死死者生。當時若遣葬花去。此日誰爲結草行。

問殺烝

宴折俎。享體薦。公當享。卿當宴。王曰。太傅何弗聞。王室典禮非虛文。典禮由來在王室。形鹽笑殺周公閱。

郤子登

西卿徵會來東國。千里盤跚奉玉帛。蕭同姪子笑登臺。卷上珠簾看跛客。客登玉齒粲然開。國中疑舞商羊來。商羊來。君勿猜。君不見平原美人笑。蹙者何況眇秃痴。僂同來也。

庶有豸

相逢盡道休官好。富貴仍須致身早。卻冠翠羽車朱輪。不懸不挂林無人。我意花開無不落。隨武因之遂。

讓卻九京他日誰與歸。惆悵斯人不可作。

東門氏

東門氏殺適立庶寵爾子。去時骨肉猶未寒。來時淒絕東門壇。行父歸父不兩立。各假公言濟私急。一朝宣叔逐東門。魯不可懷齊可奔。自魯至齊休再慮。當日哀姜從此去。

鞏之戰

忽聞靈妃笑。能令丞相瞋。一戰逢丑父。再戰賓媚人。驪山烽火傾城矣。況復卿卿跛能履。登樓休更笑。裴寬隱几惟應待盧杞。

獻齊捷

大夫獻捷卿帥師。侯伯失禮天子辭。既委三吏降一等。何又宴而私賄之。晉方執齊囚。鄭亦獻晉虜。鞏朔之來尚在周。皇戍之去乃在楚。吁嗟乎。中原從此無盟主。

鄭賈人

商人昔犒秦孟明。賈人今謀晉智瑩。一商一賈各奇絕。惜哉但記弦高名。賈雖無名自千古。心識春秋有此賈。有如陽翟大賈呂不韋。留其姓名將何爲。

新田樂

故絳薄復薄。新田樂莫樂。新田之樂不可支。水深土厚遷居之。國家盛衰各有主。豈必區區在風土。君不

見盤庚遷股紂絕天。周公卜洛平東遷。若使新田勝故絳。新豐雞犬應無恙。

通吳行

君不見秦伯飄然采藥走。遂使周家有九有。一時同姓盡封侯。周道親親此獨否。吳頭楚尾江以南。以吳復楚楚不堪。晉臣通吳吳子許。吳人至今能晉語。豈知通吳爲夏姬。豈知沼吳爲西施。前屈巫。後伍胥。安知周公子。不怨范大夫。

鍾儀操

冠南冠。音南音。瑤琴楚弄聲。惜惜。若非下里巴人曲。定有陽春白雪吟。曲終不作雍門泣。兩釋纍囚送歸急。一弦一柱有知音。但恐齊王不好瑟。

克三都

城堅無德不可守。城陋無備不及走。浹辰克三都。或思或縱無時無。圍蕭隱鞠窮。圍莒棄菅蒯。無端殺楚囚。莒蕭兩皆潰。

夢大厲

寢門夜來妖夢惡。巫不麥。醫不藥。但有二豎子。上下膏肓相跳樂。良巫旣殺良醫還。巫醫同夢心茫然。大厲已爲孫請帝。小臣竟負公登天。

地室懸

不聞絲管天上聲。但聞鼓角地中鳴。未知所奏更何樂。使我徒御愀然驚。克登齊笑吃吃。至登楚怪咄咄。誰知一矢相加遺。有人夢射鄢陵月。

絕秦歎

巫臣忽通吳。呂相忽絕秦。春秋以強弱爲曲直。安用昏姻盟誓空紛綸。空紛綸。易更變。卻從報櫟溯擊殺。六十年來十六戰。

非吾節

君不見曹子臧。不義曹國從此亡。弑君之賊尙在國。子臧奈何不討賊。節可守。義則違。況肯爲去賊幡然歸。子臧之歸夫何爲。

戰鄢陵

其君矢集目。其臣杯在手。持此三日糧。勸汝一樽酒。當年鹿死誰雌雄。醉眠失意行慇懃。亦知晉厲終爲厲。始信楚共所以共。

盟僑如

魯難未已長太息。前慶父從宣伯。他年雖驗東宮占。當年已有西鄰責。君不見漢雉飛。唐狐媚。帷薄不修。邦國瘁。豈其娶妻必齊姜。自桓以下言之長。

惟祝我

但以壽爲戚。不以壽爲權。老臣不願見此事。先驅螻蟻愁汎瀾。祝宗齋戒惟君故。變死鄢陵媿死鑄。

蒙衣輦

錦綳三日深宮開。車聲夜半憐憐雷。白馬初從北門入。赤鳳自爲西京來。國君道長嗟行役。何處閉門曾索客。腸斷宮人踏臂歌。青天蕩蕩楊花白。

此指叔孫僑如

瓊瑰泣

夜夢飲食且哭泣。旦夢哭泣夜飲食。三年噩夢渡黃河。大珠小珠歸不得。鮫人織賣龍宮綃。出沒海底乘烟濤。悄然欲別兩行淚。化爲萬斛珍珠碎。盈懷一覺歌相送。貍脈之古偶然中。若使當時竟不言。無人更紀瓊瑰夢。

尸三卿

鄢陵戰後誰先死。我思古人范文子。卻笑抽戈講武堂。三卿一日成三鬼。族大寵多鮮善終。況有恩怨難相容。可憐白首同歸日。地下如何見伯宗。

東門車

畜老猶憚殺。牛老莫敢尸。歸生不足責。厥也亦復有此詞。厥雖失言焉用厥。書偃終能使程滑。眼看一乘東門過。匠麗之遊奈樂何。

立周子

樂書始逆周子時意立幼小權可持。豈知清原一相見。兄雖無慧弟不癡。用我今日否。今日羣臣之願盟。而入遂朝武宮開霸圖。有君如此春秋無。豈惟春秋無。君不見式人齧折將軍符。

簡之師

將軍昨克鳩茲年。甲三百練三千。將軍今亡鄧廖日。練三百甲八十。所獲誠不如所亡。鄧廖亦良。將軍之心自不競。安得將軍名去病。

三物成

稱仇立子復舉偏。內舉外舉爲薦賢。但使有賢皆可用。平生不識臧文仲。君不見豫章太守薦蔡遺。幽州中正嘉陽尼。建官成物各有類。千秋佳話三祁奚。祁奚老矣尙無恙。留與他年救叔向。

魏司馬

司馬法不可犯。犯司馬者法當斬。君寵其弟不識兵。臣戮其僕能用刑。中軍赫赫魏司馬。授書伏劍君休驚。君休驚。臣不辱。君不見吳宮美人血漉漉。斷頭何況揚干僕。

鹿鳴三

孫叔翩翩聞樂對。肆夏文王臣不拜。鹿鳴宴嘉賓。四牡勞使臣。皇皇者華殷相詢。臣拜臣三敬答君。君不見甯武子。湛露彤弓肆業耳。

樹六幘

不虞不殯君自知。他日此咎誰當辭。母以子貴古來有。大夫幸復三思之。頌琴已送齊姜去。玉棺石槨知何處。將作大匠持斧來。東園祕器東門樹。

和戎利

和戎之利利有五。君曰不可臣曰可。臣心意在觀中原。君心慎勿思開邊。漢單于。唐回紇。萬里秋風馬骨高。琵琶彈殺關山月。

狐貍鬣

戰而捷。晉於是乎始墨。其不利耶。魯於是乎始鬣。臧之狐裘。不如晏之狐裘。身不滿三尺。乃貽我狐貍之裘。侏儒侏儒。幸不遇長狄僑如。

子蕩怒

朝中司馬弓。門外司城矢。弓矢雖多何至此。君不見李卿百戰張空箠。又不見霽雲飲羽浮圖輒。此弓此矢不常有。覆雨翻雲好身手。

無忌仁

祁大夫舉其子韓大夫。讓其弟子爲祁午弟韓起。起與田蘇游久矣。田蘇本是晉端人。田蘇亦仁無忌仁。無忌誠好仁。祁奚能舉善。千秋賢父兄。爲君作合傳。

河之清

從楚從晉皆有害。何似當年不侵蔡。騂也本無信。舍也頗有謀。背晉降楚。晉不喜。老楚待晉。楚不休。自今鄭國無甯矣。童子之言。猶在耳。

改載書

天恐晉楚不治兵。中立一鄭供其爭。干戈甲冑可以戰。犧牲玉帛可以盟。戰不已。備軍儲。盟不已。改載書。豈惟載書大可改。載書無數今安在。

桑林舞

滅一國。封一家。家雖不受國。已嗟。我不識向戌有何功。亦不識偃陽有何罪。大旗落日桑林鬼。

賦青蠅

煩君東道主。賜我南鄙田。官之師旅實有闕。安得漏洩姜戎言。來姜戎。不與會。賦青蠅。趨而退。

馬首東

邠之戰。中軍之佐先濟師。櫟之役。下軍之士皆從之。令嚴鐘鼓三更後。明日誰能瞻馬首。馬首東。鑿汰穀。復將毋同。

鞭師曹

彈琴鞭美人。美人怨歌舞。知音良獨難。好色無處所。一朝爲君誦巧言。恨殺當年三百鞭。今日目送飛鴻。昨日手揮五絃。

朝無人

北宮主西宮臣聚五族。醢三人朝中定是無人耳。若猶有人豈如此。君不見淫樂矇來盜乃死。

餅水齋詩別集卷二

疆圉大荒落

黔苗竹枝詞

黔於漢屬西南夷。唐宋以來曰蠻曰獠。洎明始設府州縣。種類日漸繁息。則曰苗曰蠻曰獠曰峒。曰狔狔曰狔獠曰番曰木老曰六額子曰猓獠曰狔猓。其自粵遷至者。又有若獠若獠若狔與狔與猓咸隸屬焉。然皆得名之曰苗。是真所謂苗裔也。苗既居處言語不與華同。其風俗飲食衣服各詭駭不可殫論。余從車騎之後。輒以見聞所及。雜撰爲竹枝體詩。且爲之註。蓋不啻郭景純作山海經圖贊。吳道子畫地獄變相也。設非親歷其境。驟而示之。以所作不幾致疑於海上之木山中之魚哉。夫古者輶軒采風。不遺於遠。而劉夢得作竹枝詞。武陵俚人歌之。傳爲絕調。余誠乏夢得之才。又所記諛瑣無足當議采錄。而以一書生萬里從征。往來柳雪橫梁而賦。磨盾而書。將以是爲饒歌一曲之先聲焉。

西南夷一首

嫁得槃瓠不自由。岑山孖水遠來遊。無因石室功臣表。狗尾如貂續未休。

槃瓠高辛氏之畜狗也。銜犬戎吳將軍頭獻闕下。帝酬其功而妻以少女。槃瓠遂負女走入南山石室。

三年生六男六女。自相夫婦。衣服製裁。皆有尾形。號曰蠻夷。詳見范史西南夷列傳。此蓋苗子之始祖矣。苗以山之高者爲岑。水分流曰玗。高辛一作南辛。

夜郎一首

流水淙淙。夜郎浣紗人。見竹三王。年年飽喫桃榔飯。不信人間有稻粱。初有女子浣於遯水。見三節大竹。流入足間。聞哭聲。剖竹得一男。歸養之。長而自立爲竹郎侯。以竹爲姓。漢武帝殺之。後封其三子。民爲立竹王三郎神祠。其地桃榔木可爲麪。百姓資食焉。

牂柯蠻二首

且蘭江上戰船閒。南去莊豪竟未還。留得瓢笙作歌舞。一條冷水萬荒山。莊蹻至且蘭。楸船步戰。牂柯楸船。棧也。宋時牂柯蠻入貢。令作本國歌舞。一人吹瓢笙如蚊蚋聲。數十輩宛轉舞。以足頓地爲節。名曰水曲。按史漢皆作莊蹻。范蔚宗作豪。郭青螺考辨。謂當從後漢書。

東謝蠻二首

絡額金銀壓兩肩。皮冠革履去朝天。分明山海圖經贊。那擬周書王會篇。唐貞觀初。東謝曾入朝。冠烏熊皮。若注旄。以金銀絡額。被毛皮韋。行滕著履。顏師古上言。昔周武王時。遠國來朝。太史次爲王會篇。今當寫作王會圖。詔可。紅絲早已繫綢繆。牛酒相邀古洞幽。底事相逢不相識。謝郎翻比謝娘羞。

東謝昏姻不避同姓。以牛酒爲聘。女歸夫家。夫羞澀避之。旬日乃出。其俗男女皆椎髻。縮以絳。垂於後。南平獠一首

新製通裙稱體量。竹筒三寸綴明璫。夜深留客于欄宿。細說當年劍荔王。

婦人橫布二幅。穿中貫其首。號曰通裙。美髮髻垂於後。竹筒三寸斜穿其耳。富者飾以珠璫。人皆樓居。梯而上。名曰干欄。其酋姓朱氏。唐時稱劍荔王云。

种苗一首

淺草春開跳月場。聘錢先乞紫檳榔。隔年一笑占歸妹。抱得新兒認舊郎。

仲家在五代時。楚王馬殷自邕管遷來。其種有三。曰補籠。卡尤。青仲。散處貴陽平越都勻安順。南籠各郡屬。風俗相同。每歲孟春。會男女於平野。曰跳月。地曰月場。各爲歌唱。合意則以檳榔投贈。遂爲夫婦。而昏成。三日婦卽別求他男與合。非生子不能歸也。按平越府今改爲直隸州。南籠府今改爲興義府。

宋家苗一首

識字畊田不記年。男昏女嫁兩茫然。似渠打鴨休相笑。勝索開門一種錢。

宋家在貴陽。相傳爲春秋時宋國裔。楚蠶食上國。俘其民而放之南海。遂流爲夷。頗通漢語文字。男帽女笄。將嫁。男家遣人往迎。女家則率親黨簪楚之。謂之奪親。俗誠可笑。然今人嫁女之家。有索開門錢者。竟至攘臂請益。則其異於苗子也幾希。

蔡家苗一首

卿卿氈髻我氈裳。做憂恩興不常。幾見鴛鴦能作冢。銷魂人贈返魂香。
蔡人爲楚所俘。在貴筑。清平。修文。清鎮。諸縣。暨大定之威甯。平遠州。男女製氈爲衣。婦人以氈爲髻。飾以青布若牛角狀。長簪綰之。夫死將以婦殉。婦所私挾衆奪之去。乃免。其聚會親屬。椎牛跳舞。名曰做夏。

龍家苗二首

狗耳亭茗綰髻螺。鬼竿影裏兩婆婆。明珠薏苡偏相似。腸斷征蠻馬伏波。

龍苗種有四。一曰狗耳。龍家在廣順州康佐司。男子束髮而不冠。婦人辮髮螺髻。上指如狗耳形。春時立木於野。謂之鬼竿。男女旋躍而擇配。衣以五色。藥珠爲飾。貧者代以薏苡。

拋卻殘春趁早秋。紙錢一陌笑牽牛。看他被髮伊川野。何不蠶娘祭馬頭。

一曰馬鐙。龍家婦人作冠若馬鐙然。以七月七日祭於墓。又大頭龍家。曾竹龍家。其俗約略相似。

花苗一首

牛角傳歡復幾時。聲聲銅鼓賽叢祠。無端飛出金蠶箭。擲破雞黃又鬧屍。

花苗居大定貴陽遵義各屬。每會必擊銅鼓。飲酒注牛角中。好蓄蠱毒。夜飛而飲於河。有金光一線。謂之金蠶。每以殺人。否則反噬其主。故雖至戚。亦必毒之。以洩蠱怒也。人死則集親友歌唱屍側。曰鬧屍。

葬瘞以雞子擲地卜之。不破者爲吉。

黑苗三首

馬郎房底好姻緣。僂指佳期又幾年。插徧青山黃竹子。嚶嚶還索鬼頭錢。

都勻之八寨丹江鎮遠之清江黎平之古州。其近山者爲山苗。近水者爲洞苗。我土司者爲熟苗。無管曰生苗。又有高坡苗。皆衣黑。總曰黑苗。結昏則鄰建空房。名馬郎房。未昏嫁者遇晚聚歌。情稔則以牛隻行聘。合卺三日。女歸母家。或半年始一返。女父母向壻索頭錢。不與。或另嫁。有壻女皆死。猶向女之子索者。則謂之鬼頭錢。凡人死一月後。其生前所私男女。各插竹於墳前祭焉。

兩姓姻緣接舅姑。鄉風世世畫葫蘆。外甥錢少遲歸妹。從此羅敷自有夫。

清江昏嫁。姑之子定爲舅媳。倘舅無子。必重獻於舅。謂之外甥錢。否則終身不得嫁。或召少年往來。謂之阿妹。曰妹。諱之也。

耶頭洞崽畫溝。醃菜藏來各幾秋。準待來年喫牯臟。鬼堂風雨自啾啾。

黑苗以上戶爲耶頭。下戶爲洞崽。雖男女多苟合。然洞崽不敢通耶頭。犯則死期至矣。所得羔豚雞犬鴟鴞之屬。死則連毛臟置之甕中。層層按納。俟其蠅蛆臭腐。始告缸成。名曰醃菜。珍爲異味。愈久愈貴。問苗子之富。則曰藏醃桶幾世矣。又每十三年。畜牡牛祭天地祖宗。號祭曰喫牯臟。每寨公建祖祠。名曰鬼堂。

青苗一首

不借雙雙大小同。渾難撲蕪辨雌雄。低頭爭似擡頭好。布自青青笠自紅。
修文鎮甯黔西皆有青苗。在平遠者或稱簪苗。男女皆著草履。衣亦無別。惟其首則婦人蒙青布一幅。
男子戴紅簪笠。非是。幾不知烏之雌雄矣。

紅苗一首

織就班絲不贈人。調來銅鼓賽山神。兩情脈脈渾無語。今夜空房是避寅。
紅苗惟銅仁府有之。衣服悉用班絲。女紅以此爲務。擊銅鼓以歌舞。名曰調鼓。每歲五月寅日。夫婦別
寢。不敢相語。以爲犯則有虎傷。

白苗一首

折得蘆笙和竹枝。深山酣唱妹相思。蠟花染袖春寒薄。坐到懷中月墮時。
白苗之習。略同花苗。其服先用蠟繪花於布。而後染之。既染去蠟。則花見焉。蘆笙者。編蘆管爲笙。有簧。
男女相會吹以倚歌。歌曲有所謂妹相思。妹同庚者。率淫奔私暱之詞。貴定龍里皆有。衣尙白。故曰白
苗。

西苗二首

山塍高下接青黃。今歲豐收是滌場。便要椎牛祭白號。萬山簫鼓鬧斜陽。

西苗居平越之清平。歲十月收穫後，以牡牛置平壤，延善歌祝者導於前，男女童數十百輩隨之歌舞。歷三晝夜，乃屠牛以報豐年，名曰祭白號。

一曲山謠兩鬢花。月毬拋後女歸家。野田豈有宜男草，更遣婁豬定艾猓。凡苗類有跳月之習，西苗製花毬於唱歌時，擲所歡以結昏，亦非生子弗歸也。

東苗一首

半臂青青織錦闌。淺裙百疊不知寒。一梳飛上崑崙月，便是君家黑牡丹。東苗有族無姓，雜處貴筑、龍里、清平，衣尙淺藍色，短不及膝。婦人花衣無袖，惟兩幅遮前覆後，著細褶短裙，輓髮盤頭，籠以木梳，故用唐人墨池雪嶺之事爲詠。

天苗二首

華胄周南太覺遙。葛根難庇遠椒聊。山風夜夜吹枯骨，倒挂收香綠鳳么。天苗一名天家，多姬姓，自以爲周之後，在廣平州人死，不葬，以藤蔓束之樹間。豆蔻梢頭月似鉤。山花開近女郎樓。不知誰擷青蘆管，一夜春情散不收。其在天壩者，女子年近十三四，卽構竹樓野外處之，聞歌而合，此較黑苗之馬郎房更奇。

克孟牯羊苗一首

山房縹緲際青天。百尺梯頭踏臂眠。纔到三更春夢覺，淚花一斗聽啼鵲。

廣順州之金筑司有苗曰克孟牯羊擇懸厓鑿竅而居不設牀第構竹梯上下高者或至百仞親死不哭啖舞浩歌亦曰鬧屍明年聞杜鵑聲則舉家號泣悲不能勝曰烏猶歲至親不返矣

平伐苗二首

長裙雌豸短裙雄吹入山前一陣風我亦青袍似春草泥他蓑影作漁翁

平伐苗在貴定之小平伐司以地名也男女皆著裙男子裙短婦人裙長然無袴或學他苗製袴則又不裙彼袴與裙終身不相識也男子入市則衣草衣藪藪如漁蓑顧影自喜蓋以爲盛服云

木槽埋趁一身寬論定何須更蓋棺略做南朝通替式不知曾許再開看

平伐人死盛於木槽而瘞之有底無蓋獨木所成此與殷淑妃通替棺頗類

紫薑苗一首

洞門側側掩菜蕪三尺黃泥冷未塗從此天邊飛破鏡分明女子重前夫

紫薑苗在都勻所屬以十一月朔爲歲節閉戶把忌七日而啓犯者以爲不祥夫死妻嫁而後葬曰喪有主矣

陽洞羅漢苗二首

月場難築避風臺衣尾恩恩隔夜裁試問裙腰腰上帶唾絨一幅爲誰開

羅漢苗在黎平府昏姻亦以跳月成女子長裙無袴加布一幅刺繡垂之於前名曰衣尾

髻上疎比項下錢。生苗居後熟苗先。不愁雙鬢雅堆重。又製銀環壓到肩。
婦人挽髻額前插。木梳於上富者以金銀作連環耳。墜項下刺繡一方。飾銀錢焉。昏或先外家。不則卜
他族遠者曰生苗。然仍跳月。

谷蘭苗一首

織錦簇簇花有痕。織布縷縷家無揮。月中織布日中市。織錦不如織布溫。
其在定番州者。則有谷蘭苗。定番多織苗錦。而谷蘭獨工於布。其布最精密。每遇場期入市。人爭購之。
遂有谷蘭布之名。皆深山遙夜。機杼軋軋所成。顧不自衣也。

九股苗一首

牛尾槍開夜有聲。傭中佼佼鐵錚錚。當年鑄就六州錯。丞相原來是老兵。
苗之剽悍。莫過於九股。在凱里司武鄉侯南征。戮之殆盡。僅存九人。遂爲九股。散處蔓延。頭戴鐵帽。後
無遮肩。前有護面。鐵兩片卽鑄於帽身。披鐵鎧如半臂。自腰以下。用鐵鍊周圍。形如環。垂及於足。坐則
縮而立。則伸。下以鐵片纏其股。若轆。琤琮有聲。健者結束。尙能左牌右桿。銜利刃。踰嶺若飛。兩足無
冬夏皆赤。生時卽漆其腳底也。其子母礮名牛尾槍。尤極猛惡。前明楊應龍之叛。九股實羽佐之。應龍
伏誅。而不敢問罪。九股至本朝雍正九年。經略張廣泗合楚粵黔三省官兵勦撫。然後搜繳兵甲。建城
安汛焉。

紅狻猊一首

三寸桐棺一栗牌。山圍皮骨水湍骸。淚珠若到家親殿。憑仗紅裙細細揩。男女桶裙。以紅布爲之。曰紅狻猊。殮以棺而不葬。或置巖穴間。或臨大河。不施蔽蓋。樹木主識其處。曰家親殿。歲時展掃之。

花狻猊一首

羊樓高接半天霞。杉葉陰陰狻猊家。減卻腰圍餘幾許。桶裙量就一身花。狻猊種不一。所在多有。男女以幅布圍腰。旁無襞績。謂之桶裙。花布爲花狻猊屋宇。去地數尺。架巨木上。覆杉葉如羊棚。稱爲羊樓。

水狻猊一首

擾家捕魚魚欲愁。占得烟波老未休。只道誅茆山上住。誰知結屋水中洲。餘慶施秉等地。有名擾家者。善捕魚。雖隆冬亦能入淵。故曰水狻猊。

剪頭狻猊一首

不作劉伶荷鍤埋。焚如真是突如來。心長髮短君休笑。留得相思一寸灰。剪頭狻猊在貴定。男女蓄髮寸許。死則積薪焚之。性皆嗜酒。入市者無不陶然。

打牙狻猊一首

有意齊眉結壻歡。無端鑿齒做人難。青唇吹火今宵事。口血分明尚未乾。
打牙一種。多在平遠黔西。其俗女子將嫁。必先折其二齒。否則妨夫家。殆所謂鑿齒之民歟。又翦前髮而留後。則取齊眉之意。

鍋圈狔狔一首

平遠州中鬼畫符。傳來面具有於菟。雖然不作招魂賦。且盡生前酒一壺。
此種惟在平遠州。其俗嗜飲尙鬼。有疾。則延鬼師以虎頭一具。用五色絨裝飾。置簸箕內禱之。親死。側置其屍。謂使其不知歸路。其曰鍋圈者。婦人以青布束亂髮。肖其形也。

披袍狔狔一首

底事裁衣似打包。風風雨雨自披袍。卻嫌鍼線尋無迹。織徧山羊五色毛。
披被亦在平遠州。男女衣服長僅尺餘。外披以袍。方而闊。洞其中。從頭籠下。前短後長。左右無袖。裙以五色羊毛織成。亦無褶。

木老一首

放鬼纔過七七期。更傳畫鬼祀靈旗。無端食指今朝動。問是槃瓠第幾支。
木老所在多有。父母死。長子閉戶居四十九日。乃延巫薦祝。名曰放鬼。祀鬼則用五采旗。其族同姓不昏。異姓不共食犬。

狔兜一首

櫛就風鬟墮馬妝。雙心一秣繡鴛鴦。不妨徑向君家宿。行到深山藥箭香。
狔兜亦苗也。施秉黃平皆有之。女子多美者。短衣偏髻。繡五采於胸前。人調之。則笑者從焉。善爲藥箭。埋所居之遠近。觸之機發。往往傷人。

狔獐一首

山家風露竹牆低。麝眼玲瓏望欲迷。從此不愁牛礪角。夜深封得一九泥。
狔獐卽陽荒。其種最繁。都勻石阡施秉龍泉黃平餘慶黎平龍里皆有之。荆壁不塗。門戶不扃。出入以泥封之。餘俗與諸苗略同。

八番一首

八番女兒日夜忙。畊田織布勝於郎。長腰鼓敲老虎市。今年香稻滿椎塘。
八番在定番州。其俗男逸女勞。男皆仰給於女。剡木作臼曰椎塘。臨炊始取稻把入臼舂之。以寅日爲市。凡燕會則擊長腰鼓爲樂。

六額子一首

空山埋後纔三尺。冷水澆來又一回。不信膏盲容二豎。招魂入骨錦囊開。
六額子有黑白二種。皆在大定府。風俗相同。人死葬亦用棺。至年餘。則發冢開棺。取枯骨刷洗之。至白。

爲度以布裹骨復埋一兩歲仍取刷洗如是七次乃止凡家人有疾則謂祖先之骨不潔也。

猓羅四首

蜀道曾揮濟火戈。部民四十八羅羅。阿誰賜得銀鳩杖。謝表簽名曲似蜾。

猓羅本盧鹿而誤爲今稱。漢時有濟火者。從武侯破孟獲有功。封羅甸國王。卽安氏遠祖。千餘年世長其土。勒四十八部。部之長曰頭目。其等有九。曰九扯。最貴者曰更直。不名不拜。賜鏤銀鳩杖。凡有大事取決焉。次則慕魁。勾魁。以至黑乍。皆有職守。亦有文字。類蒙古書。

錦緞招魂野色寬。精夫紅葬骨難寒。未妨月沒教星替。梅額新加耐德官。

其酋死則以錦緞裹屍焚於野。子幼不能嗣則妻爲女官。耐德猓羅言妻也。其俗婦人用青布纏首。多帶銀梅花貼額。精夫見後漢書。

斷頭掉尾水西城。羅鬼關山行重行。烏蠻鬼大白蠻小。鬼方黑白太分明。

猓羅有黑白二種。黑者爲大姓。又曰烏蠻。白曰白蠻。俗皆尙鬼。亦稱羅鬼。好畜駿馬。善馳驟擊刺。其兵爲諸苗冠。諺曰。水西羅鬼。斷頭掉尾。

紅泥坡下白羅羅。下姓相逢喚阿和。一帶青山橫作黛。春風吹偏采茶歌。

白爲下姓。居普定者曰阿和。多以販茶爲業。

峒人一首

擷得茅花冷過冬。比肩人似鳥雌雄。此間定是多情地。開出相思草一叢。

峒人冬采茅花爲絮以禦寒。蓋彷彿蘆花毳矣。夫婦出入必偕。其種在石阡朗溪司。及永從諸寨。斷腸草生焉。

蠻人一首

記得牛場又狗場。帶刀入市笑昂藏。草衣男子花裙女。花太短時草太長。
在新添舟行二司居者曰蠻人。以丑戌日爲市期。出入必佩刀。男子以草爲衣。長過其足。曳而走作郭索聲。婦人裙皆花繡。然及膝而止。殊不雅觀耳。

農人一首

暮雨愔愔過綠塍。朝來入市髮鬢髥。生愁女伴多輕薄。新壓青花布一層。
農人在定番州之羅斛。永豐州之刪亨。俗好野合。亦以此爲榮。婦人私一男。則髻上蒙青花布一方。布愈高而意愈得。凡入市交易。髻上布有積累至數十層者。同伴皆嘖嘖豔指稱之。

按永豐州今改爲貞豐州。

獠人一首

秋蛇春蚓貯青囊。可有神仙辟穀方。何事居山偏愛水。草根短短樹皮長。

獠之居處無常。必擇近水者。以大樹皮接續引水至家。不用甕桶出汲。常入山采藥。沿邨寨行醫。有書名榜簿。其字類今所摹鐘鼎款識者。然絕無考證。而彼珍爲祕藏。愚者亦或謬賞之。又有冰獠。獠等。

種。皆雜居荔波縣。此悉自粵遷來者。風俗盡同於獠。自檜以下無譏焉。

夔人一首

一串牟尼極樂天。舌端青有妙華蓮。參軍詩思嫺嫺躍。正要方音作鄭箋。

夔人在普安州。姓淳而佞佛。嘗持念珠誦梵呪。朗朗可聽。凡諸苗言語不能相諳者。類皆以夔人通傳。凡苗之性類與華殊。順其性則喜。拂其性則怒。至於怒而無所不至矣。故治苗之術。則必識其性而馴擾之。今從政者或未嘗識其性也。又從而取求焉。逮其無所不至。然後聚而殲旃。彼且不知致死之由。又并不知求生之路。冥然頑然。駢儻授首。是豈羈縻弗絕之始意。而所謂兵者。蓋不得已而用之者也。覽此可以思過半矣。錢塘王朝梧。

烏魯木齊雜詩

紀 昀 著

本館據借月山房
彙鈔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烏魯木齊雜詩自序

余謫烏魯木齊凡二載。鞅掌簿書。未遑吟咏。庚寅十二月。恩命賜環。辛卯二月。治裝東歸。時雪消泥濘。必夜深地凍而後行。旅館孤居。晝長多暇。乃追述風土。兼敘舊遊。自巴里坤至哈密。得詩一百六十首。意到輒書。無復詮次。因命曰烏魯木齊雜詩。夫烏魯木齊。初西番一小部耳。神武耆定以來。休養生聚。僅十餘年。而民物之蕃衍豐腴。至於如此。此實一統之極盛。昔柳宗元有言。思報國恩。惟有文章。余雖罪廢之餘。嘗叨預承明之著作。歌咏休明。乃其舊職。今親履邊塞。纂綴見聞。將欲俾寰海內外咸知聖天子威德。邦隆。開闢絕徼。龍沙蔥雪。古來聲教不及者。今已爲畊鑿絃誦之鄉。歌舞遊冶之地。用以昭示無極。實所至願。不但燈前酒下。供友朋之談助已也。辛卯三月朔日。河間舊史紀昀書。

烏魯木齊雜詩

清 河間紀 昀著

風土二十三首

山園芳艸翠煙平。迢遞新城接舊城。行到叢祠歌舞榭。綠氍毹上看棊枰。城舊卜東山之麓。觀御史議移今處。以就水泉。故地勢頗卑。登城北。關帝廟。戲樓。城市皆俯視歷歷。塵肆鱗鱗兩面分。門前官柳綠如雲。夜深燈火人歸後。幾處琵琶月下聞。

富商大賈聚居舊城。南北二關。夜市旣罷。往往吹竹彈絲。云息勞苦。土俗然也。

萬家煙火暖雲蒸。銷盡天山太古冰。臘雪清晨題牘背。紅絲研水不曾凝。向來氣候極寒。數載以來。漸同內地。人氣盛也。

雲滿西山雨便來。田家占候不須猜。向來只怪東峯頂。曉日明霞一片開。

雲滿西山卽雨城。東博克達山之頂。日出前必有彩霞一片護其上。別峯則否。其理未喻。

雪地冰天水自流。溶溶直瀉葦湖頭。殘冬曾到唐時壘。兩派清波綠似油。

庚寅十二月至吉木薩。勘唐時廢城。水皆不冰。瑪納斯河亦不全凍。皆以流急故也。

百道飛流似建瓴。陂陀不礙浪花鳴。遊人未到蕭關外。誰信山泉解倒行。水流迅急。能逆行越坂數重。宋進士昱極以爲怪。不知來勢猛激。故遇坎不能禦也。

山田龍口引泉澆。泉水惟憑積雪消。頭白農夫年八十。不知春雨長禾苗。
歲或不雨。雨亦僅一二次。惟資水灌田。故不患無田。而患無水。水所不至。皆棄地也。其引水出山之處。
俗謂之龍口。

半城高阜半城低。城內清泉盡向西。金井銀牀無用處。隨心引取到花畦。
城內水皆西流。引以澆灌。啟閉由人。不假桔槔之力。

界破山光一片青。溫墩流水碧泠泠。遊人倘有風沂興。只向將軍借幔亭。
溫泉在城北十餘里。硫泉也。上無屋覆。浴必支帳。

亂山倒影碧沉沉。十里龍湫萬丈深。一自沉牛蒼雲雨。飛流不斷到如今。
博克達山有龍湫。初苦田水不足。遣使祀之。水卽盆溢。

長波一瀉細涓涓。截斷春山百尺泉。二道河旁親駐馬。方知世有漏沙田。
二道河初設屯兵百名。後其田澆水輒涸。如漏卮然。乃分移其兵於三台諸屯。

南北封疆畫界勻。雲根兩面翠嶙峋。中間巖壑無人迹。合付山靈作守臣。
山北屬烏魯木齊。山南屬回部。山中袤延深邃。舊無分界之處。

雙城夾峙萬山圍。舊號雖存舊址非。孤木地旁秋若沒。降蕃指點尙依稀。

烏魯木齊舊地。在今城北四五十里。約近孤木地屯額魯特。人能道之。今地俗稱紅廟。廟址在舊城之

東不知何代之廟。因以名地。亦不知始於何人也。

峻坂連連疊七層。層層山骨翠峻嶒。行人只作蠶叢看。却是西番下馬陵。

根忒克西北凡峻坂七重。最爲險阨。番人過之。必肅然下馬。如見所尊。未喻其故。或曰。畏博克達山之神也。

斷壁苔花十里長。何年雄鎮控西羌。金瓶舍利行人息。築塔當從阿育王。

吉木薩東北二十里有故城。週二十餘里。街市譙樓。及城外敵樓十五處。制度皆如中國。城中一寺。亦極雄闊。石佛半沒土中。尙高數尺。瓦徑尺餘。尙有完者。相傳有行人于土中得一金管。中有圓珠數顆。攜往奇台。不知所終。細詰其狀。蓋浮屠所藏佛舍利耳。額魯特云是唐城。然無碑誌可據。庚寅十二月。余與永餘齊觀察奉檄往勘。議增營壘於其地。往來循視。誠舊鎮之餘址。土中時露煙煤。蓋火攻所陷也。

古蹟微茫半莫求。龍沙輿記定難收。如何千尺青厓上。殘字分明認火州。

哈拉火卓石壁上有古火州字。不知何時所勒。

南山口對紫泥泉。即白楊河。回鶻荒塍尙宛然。只恨秋風吹雪早。至今蔓艸羃寒煙。

白楊河山口內有回部舊屯。基址尙存。約可百戶。然六七月往往降雪。僅可種青稞。故竟無墾種之者。城南風穴近山坳。一片濤聲萬木梢。相約春來牢蓋屋。夜深時捲數重茅。

相傳鄂倫拜星有風穴。每聞城外林木聲如波濤。不半日風至矣。動輒發屋。春月尤甚。庚寅一歲較少減。

驚飈相戒避三泉。人馬輕如一葉旋。記得移營千戍卒。阻風港汊似江船。

三个泉風力最猛。動輒飄失人馬。庚寅三月。西安兵移置伊犁。阻風三日不得行。

良田易得水難求。水到秋深却漫流。我欲開渠建官牐。人言沙堰不能收。

四五月需水之時。水多不至。秋月山雪消盡。水乃大來。余欲建牐蓄水。咸言沙堰淺溢。牐之水必橫溢。若深濬其渠。又田高於水。水不能上。余又欲濬渠建牐。而多造龍骨車引之入田。衆以爲庶幾未及議。而余已東還矣。

銀瓶隨意汲寒漿。鑿井家家近戶旁。只恨青春二三月。却攜素綆上河梁。

土性壁立。鑿井不圯。每工價一金。卽得一井。故家家有之。然至春月。雖至深之井亦涸。多取汲於城外河中。

開畦不問種花辰。早晚參差各自新。還憶年前木司馬。手栽小盎四時春。

諸花皆早種。早開。晚種晚開。不分節候。木同知署歲除。尙有盆種江西臘。

秋禾春麥隴相連。綠到晶河路幾千。三十四屯如繡錯。何勞轉粟上青天。

中營七屯。左營六屯。右營八屯。吉木薩五屯。瑪納斯四屯。庫爾喀拉烏素二屯。晶河二屯。共屯兵五千。

七百人。一屯所穫多者逾十八石。少者亦十三四石云。

典制十首

金碧觚棱映翠嵐。崔嵬紫殿望東南。時時一曲昇平樂。膜拜聞呼萬歲三。

萬壽宮在城東南隅。遇聖節朝賀。張樂坐班。一如內地。其軍民商賈亦往往在宮前演劇謝恩。邊氓芹曝之忱。例所不禁。庫爾喀拉烏素亦同。

爐煙裊裊衆香焚。春草青袍兩面分。行到幔亭張樂地。虹橋錯認武夷君。部議兩廳建文武廟。因兵力未暇修舉。至今張幔以祀。

煙嵐遙對翠芙蓉。鄂博猶存舊日踪。縹緲靈山行不到。年年只拜虎頭峯。

博克達山列在祀典。歲頒香帛致祭。山距城二百餘里。每年於城西虎頭峯額魯特舊立鄂博處修望祀之禮。鄂博者。累碎石爲叢以祀神。番人見之多下馬。

綠塍田鼠紫茸毛。搜粟眞堪賦老饕。八蜡祠成踪跡絕。始知周禮重迎貓。舊有田鼠之患。自祠八蜡迄今數歲不聞。

初開兩郡版圖新。百禮都依故事陳。只有東郊青鳥到。無人簫鼓賽芒神。百禮略如內地。惟未舉迎春之典。

藁砧不擬賦刀環。歲歲攜家出玉關。海燕雙栖春夢穩。何人重唱望夫山。

安西提督所屬四營之兵，皆攜家而來。其未及攜家者，得請費於官，爲之津送。歲歲有之。烽燧全消，大漠清。弓刀閒掛，只春耕。瓜期五載，如彈指。誰怯輪臺萬里行。

攜家之兵，謂之眷兵。眷兵需糧較多，又三營耕而四營食，恐糧不足，更於內地調兵屯種以濟之。謂之差兵。每五年更踐鹽菜餼糧，皆加給，而內地之糧，家屬支請如故。故多樂往。

戍樓四面列高烽，半扼荒途半扼衝。惟有山南風雪後，許教移帳度殘冬。

卡倫四處以詰逋逃。一曰紅山嘴，一曰吉木薩。皆據要衝。一曰他奔拖羅海，一曰伊拉里克。皆僻徑也。其伊拉里克卡倫，十月後卽風狂雪阻，人不能行。戍卒亦難屯駐，許其移至紅山嘴以度殘冬。

戶籍題名五種分。雖然同住不同羣，就中多賴鄉三老。雀鼠時時與解紛。

烏魯木齊之民，凡五種。由內地募往耕種，及自塞外認墾者，謂之民戶。因行賈而認墾者，謂之商戶。由軍士子弟認墾者，謂之兵戶。原擬邊外爲民者，謂之安插戶。發往種地爲奴當差，年滿爲民者，謂之遣戶。各以戶頭鄉約統之。官衙有事，亦多問之戶頭鄉約。故充事役者，事權頗重。又有所謂園戶者，租官地以種瓜菜，每畝納銀一錢。時來時去，不在戶籍之數也。

綠野青疇界限明，農夫有畔不須爭。江都留得均田法，只有如今塞外行。

每戶給官田三十畝，其四至則註籍於官，故從無越隴之爭。

一路青帘挂柳陰。西人總愛醉鄉深。誰知山郡纔如斗。酒債年年二萬金。
西人嗜飲。每歲酒商東歸。率攜二三萬金去。

雕鏤窗櫺綵畫椽。覆檐却道土泥堅。春冰片片陶家瓦。不是劉青碧玉甃。
惟神祠以瓦爲之。餘皆作瓦屋形而覆以土。歲一圯之云。甃瓦皆雜沙礫。易于碎裂。

戊屯處處聚流人。百藝爭妍各自陳。攜得洋鐘纔似粟。也能檢點九層輪。
流人既多。百工略備。修理鐘表。至爲巧技。有方正者能爲之。

涼州會罷又甘州。簫鼓迎神日不休。只怪城東賽羅祖。累人五日不梳頭。

諸州商賈各立一會。更番賽神。剃工所奉曰羅祖。每賽會則剃工皆赴祠前四五日。不能執藝。雖呼之亦不敢來。

冉冉春雲出手邊。逢人開篋不論錢。火神一殿千金值。檀越誰知是水煙。
西人嗜水煙。遊手者多挈烟箱。執火筒。逢人與吸。不取其值。朔望乃登門歛貲。火神廟費計千餘金。乃鬻水烟者所釀。則人衆可知矣。

客作登場打麥勞。左攜餅餌右松醪。僱錢斗價煩籌計。一笑山丹蔡掾曹。
打麥必需客作。客作太多。則麥價至不能償工價。印房蔡掾種麥。估值三十金。客作乃需三十五金。旁皇無策。余曰。不如以五金遺之。省此一事。衆爲絕倒。

嬌嬌哀歌徹四鄰。琴瑟鼓碎聲勻。雷桐那解西方病。只合椎羊夜賽神。
有疾必禱。禱必以夜。唱歌擊鼓。聲徹城中。

婚嫁無憑但論賁。雄蜂雌蜚兩參差。春風多少盧郎怨。阿母錢多總不知。
娶婦論財。多以逾壯之男。而聘髻亂之女者。土俗類然。未喻其說。

顛倒衣裳夜未闌。好花隨意借人看。西來若問風流地。黃土牆頭一丈竿。
凡立竿於戶內。皆女閭也。或曰以祀神耳。非有他故。無從究詰。莫得而明。
茜紅衫子鵬鵠刀。駿馬朱纓氣便豪。不是當年溫節使。至今誰解重青袍。
土俗以卒伍爲正途。以千總把總爲甲族。自立學校。始解讀書。

家家小史素參紅。短笏輕衫似畫中。留得吟詩張翰住。鱸魚忘却憶江東。
流人子弟多就食城中。故小奴至衆。

半居城市半村間。陌上牽車日往還。贏得團圓對兒女。月明不唱念家山。
烏魯木齊之民。有司皆不令出境。與巴里坤異。

穠稔翻翻數寸零。桔槔到手不曾停。論園彷彿如朱荔。三月商家已買青。
二三月間。田苗已長。商家以錢給衆戶。俟熟收糧。謂之買青。

到處歌樓到處花。塞垣此地擅繁華。軍郵歲歲飛官牒。只爲遊人不憶家。

商民流寓。往往不歸。詢之。則曰。此地紅花。紅花者。土語繁華也。其父母乏養者。或呈請內地。移牒拘歸。乃官爲解送。歲恒不一其人。

藍帔青裘。烏角簪。半操北語。半南音。秋來多少流人婦。僑住城南小巷深。遣戶有妻者。秋成之後。多僑住舊城內外。開春耕作乃去。

鱗鱗小屋似蜂衙。都是新屯遣戶家。斜照銜山門早掩。晚風時裊一枝花。

昌吉頭屯及蘆草溝屯。皆爲民遣戶所居。

卷卷兵書有姓名。羽林子弟到邊城。心情不逐秦風變。絃索時時作北聲。

蒙古鑲藍旗。綽爾捫等一百九十一人。謫入民籍。入綠營充伍。土人目之曰藍旗。雖隸西籍。而飲食起居。皆迥與西人不同。

雞柵牛欄映草廬。人家各逐水田居。豆棚閒話如相過。曲港平橋半里餘。

人居各逐所種之田。零星綦布。雖近鄰亦相距半里許。

萬里攜家出塞行。男婚女嫁總邊城。多年無復還鄉夢。官府猶題舊里名。

戶民入籍已久。然自某州來者。官府仍謂之某州戶。相稱亦然。

界畫棋枰綠幾層。一年一度換新塍。風流都似林和靖。擔糞從來謝不能。

塞外之田。更番換種。以息地力。從無糞田之說。

辛勤十指撝煙蕪。帶月何曾解荷鋤。怪底將軍求手鏟。吏人只道舊時無。田惟拔艸。不知鋤治。伊犁將軍牒取手鏟。一時不知何物。轉於內地取之。

麗譙未用夜誰何。寒犬霜牙利似磨。只怪更深齊吠影。不容好夢到南柯。

人喜畜犬。家家有之。至暮夜多升屋而蹲。一犬吠則衆犬和。滿城響答。狺狺然徹夜不休。頗聒人睡。十里春疇雪作泥。不須分隴不須畦。珠璣信手紛紛落。一樣新秧出水齊。

布種時以手洒之。疎密了無定則。南插北耩。皆所不知也。

酒果新年對客陳。陳鵝黃寒具薦燒春。近來漸解中原味。浮盞牢丸一色勻。

新年客至。必陳鐵餌四器。佐以燒酒。比戶類然。近能以糯米作元夕粉糰。但比內地稍堅實。其他糕餅。亦略如京師之製。

燒殘絳蠟鬩臬廬。畫出龍眠賢已圖。老去杜陵猶博塞。陶公莫怪牧豬奴。

上俗嗜博。比戶皆然。

生愁蜂蝶鬧芳叢。但許桃花種水東。只有壇車經陌上。脂香粉氣偶春風。

庫爾喀拉烏素三屯兵丁。遣犯皆孤身。恐狂且佚女。或釀事端。自瑪納斯河以西。不許存一婦女。

森嚴刁斗夜丁當。牆子深深小徑長。莫遣月明花影動。金丸時打野鴛鴦。

城中小巷。謂之牆子。夜設邏卒。以禁淫奔。謂之查牆子。諸屯則日暮以後。驅逐外來男子。謂之搜牆子。

亦繩隨意往來牽。頃刻能開並蒂蓮。管領春風無限事。莫嫌多剩賣花錢。
遣戶男多而女少。爭委禽者多。雀角鼠牙之訟。國同知立官媒二人司其事。非官媒所支配。不得私相嫁娶也。

半帶深青半帶黃。園蔬已老始登牀。可憐除却官廚宴。誰識春盤嫩甲香。
鬻菜者謂之菜牀。瓜菜必極老之後。乃采以鬻。否則人嫌其嫩而不食。惟官種之園。乃有嘗新之事。此亦土俗之不可解者。

割盡黃雲五月初。喧闐滿市擁柴車。誰知十斛新收麥。纔換青蚨兩貫餘。

天下糧價之賤。無逾烏魯木齊者。每車載市斛二石。每石抵京斛二石五斗。價止一金。而一金又止折制錢七百元。故載麥盈車。不能得錢三貫。其昌吉特納格爾諸處。市斛一石。僅索銀七錢。尙往往不售。山城是處有絃歌。錦帙牙籤市上多。爲報當年鄭漁仲。儒書今過幹難河。
鄭樵七音略謂孔氏之書。不能過幹難河一步。初塞外無鬻書之肆。間有傳奇小說。皆西商雜他貨偶販。至自建置學額以後。遂有專鬻書籍者。

花信闌珊欲禁煙。晴雲駘宕暮春天。兒童新解中州戲。也趁東風放紙鳶。
塞外舊無風鳶之戲。近有藍旗兵士能作之。遂習以成俗。
弄香新染子衿青。處處多開問字亭。玉帳人閑金柝靜。衙官部曲亦橫經。

迪化寧邊景化阜康四城舊置書院四處。自建設學額以來。各屯多開鄉塾。營伍亦建義學二處。教兵之子弟。絃歌相聞。儼然中土。

氍毹新裁短後衣。北人初見眼中稀。松花慘綠玫瑰紫。錯認紅妝出繡幃。

地本軍營。故以長掛爲褰衣。以短掛爲公服。官民皆用常色。惟商賈多以紫綠氍毹爲之。

閩海迢迢道路難。西人誰識小龍團。向來只說官茶暖。消得山泉沁骨寒。

佳茗頗不易致。土人惟飲附茶。云此地水寒傷胃。惟附茶性煖能解之。附茶者。商爲官製。易馬之茶。因而附運者也。初煎之色如琥珀。煎稍久則黑如礬。

峨阿高轂駕龍媒。大賈多從北套來。省却官程三十驛。錢神能作五丁開。

大賈皆自歸化城來。土人謂之北套客。其路乃客賂賈古人所開。自歸化至迪化僅兩月程。但須攜鍋帳耳。

吐蕃部落久相親。賣果時時到市闌。恰似春深梁上燕。自來自去不關人。

吐魯蕃久已內屬。與土人無異。往來貿易。不復稽防。

敕勒陰山雪乍開。輪汗隊隊過龍堆。殷勤譯長稽名字。不比尋常估客來。

蒙古商民。別立蒙古鄉約統之。稽防較密。

蒲桃法酒莫重陳。小勺鵝黃一色勻。攜得江南風味到。夏家新釀洞庭春。
貴州夏髯以紹興法造酒。名曰仿南。風味不減。

茹家法醋沁牙酸。滴滴清香瀉玉盤。琥珀濃光梅子味。論功真合祀元壇。
茹把總大業面黑。人目曰黑虎。好事者因目其婦曰元壇神婦。善釀醋。味冠一城。餽而不鬻。人尤珍之。
目曰元壇醋。

不重山肴重海鮮。北商一到早相傳。蟹黃蝦汁銀魚鱉。行篋新開不計錢。

一切海鮮皆由京販至。歸化城北套客轉販而至。所謂銀魚。卽衛河麵條魚也。

紅笠烏衫擔側挑。蘋婆杏子綠蒲桃。誰知只重中原味。榛栗櫨梨價最高。

吐魯番賣果者多。然土人惟重內地之果。榛栗櫨梨。有力者始致之。

種出東陵子母瓜。伊州佳種莫相誇。涼爭冰雪甜爭蜜。消得溫暾顧渚茶。

上產之瓜不減哈密。食後飲茶一盞。則瓜性易消。

甘瓜別種碧團圓。錯作花門小笠看。午夢初回微渴後。嚼來真似水晶寒。

瓜之別種曰回回帽。中斷之。其形酷肖。味特甘脆。但不耐久藏耳。

旋繞黃芽葉葉齊。登盤春菜脆玻璃。北人只自誇安肅。不見三臺綠滿畦。

三臺黃芽菜。不減安肅菜。亦甘脆如梨。

雪壓空山老樹枯。一番新雨長春菇。天花絕品何須說。持較興州尙作奴。地產蕨菇。然不甚佳。不及熱河諸處營盤蕨菇也。

朱橘黃柑薦翠盤。關山萬里到來難。官曹春宴分珍果。誰怯輕冰沁齒寒。柑橘皆有。但價昂爾。

依稀諫果兩頭纖。松子來從雪嶺南。嶺上蒼官千萬樹。只能五鬣綠鬚鬚。松子瑣屑。殆似空蓬。間有自南路來者。形肖橄欖。味亦不佳。

臘雪深深圻地寒。經冬宿麥換苗難。農家都是春初種。一樣黃雲被隴看。雪深地凍。宿麥至春皆不生。所種皆春麥也。

收麥初完收穀忙。三春却不入官倉。可憐粒粒珍珠滑。人道多輸餅餌香。土俗賤穀而貴麥。故納糧以麥不以穀。

漢唐舊史記青稞。西域從來此種多。輕註蹲鴟成一笑。如今始悔著書訛。青稞蓋大麥之類。可以釀酒。可以秣馬。人亦作麵食之。向修熱河志書。於烏桓傳中得此名。而不能指其爲何物。頗疑爲荑稗之屬。今乃識之。

新稻翻匙香雪流。田家入市趁涼秋。北郊十里高臺戶。水滿陂塘歲歲收。高臺戶所種稻米。頗類吳杭。

配鹽幽菽偶登廚，隔嶺攜來貴似珠。只有山家豌豆好，不勞苜蓿秣宛駒。
諸豆不產，惟產豌豆。民家種之以飼馬。官馬飼以青稞，併豌豆不種矣。
菽乳芳腴細細研，截肪切玉滿街前。只憐常逐春歸去，不到榴紅蓼紫天。
豆腐頗佳，冬春以爲常餐，夏秋則無鬻者。

新榨胡麻澱澀光，可憐北客不能嘗。初時誤認天台女，曾對桃花飯阮郎。

胡麻卽脂麻，東坡集言之甚析。而西人以大麻爲胡麻，其油氣味甚惡，非土人不能食也。

夜深寶氣滿山頭，瑪納斯南半紫鏐。兩載驚心馳羽檄，春冰消後似防秋。

瑪納斯南山一帶皆產金，恐遊民私采，聚衆生釁。雪消以後，防禦甚至。近得策斷其糧道，乃少弭。

溫泉東畔火熒熒，撲面山風鐵氣腥。只怪紅爐三度煉，十分纔贖一分零。

鐵廠在城北二十里，役兵八十人采煉。然石性絕重，每生鐵一百斤，僅煉得熟鐵十三斤。

灑白荒城日不間，采硝人在古陽關。顏垣敗堞渾堆遍，錯認深冬雪滿山。

硝廠在陽巴拉喀遜，古陽關也。役兵二十人採煉，近積至六七萬斤。伊犁塔爾巴哈台所需，皆取給於此。

澄澈戎鹽出水涯，分明青玉淨無瑕。猶嫌不及交河產，一色輕紅似杏花。

土產青鹽，味微甘，勝于海鹽。每二斗五升，纔值制錢二十文。其紅鹽則由關展而來。

雲母窗櫺片片明。往來人在鏡中行。七盤峻坂頑如鐵。山骨何緣似水精。

雲母石產七打坂下。土人謂之塞水石。揭以糊窗。澄明如鏡。

鑿破雲根石竇開。朝朝煤戶到城來。北山更比西山好。須辨寒爐一夜灰。

城門曉啓。則煤戶聯車入城。北山之煤。可以供薰爐之用。焚之無煙。嗅之無味。易熾而難燼。灰白如雪。每車不過銀三星餘。西山之煤。但可供炊煮之用。灰色黃赤。每車不過銀三星。其曰二架梁者。石性稍重。往往不燃。價則更減。亦有石炭。每車價止二星。極貧極儉之家。乃用之。誰能五月更披裘。尺布都從市上求。懊惱前官國司馬。木棉試種不曾收。

戶民不艱食而艱衣。國同知試種木棉。未竟而去。其事遂寢。或曰。土不宜。或曰。無人經理其事。民無種也。

槐榆處處綠參天。行盡青山未到邊。只有垂楊太嬌穉。纖腰長似小嬋娟。

柳至難長。罕見高丈餘者。

梭梭灘上望亭亭。鐵榦銅柯一片青。至竟難將松柏友。無根多半似浮萍。

梭梭柴至堅。作炭可經夜不熄。然其根入土最淺。故斧之難入。拽之則仆。依依紅柳滿灘沙。顏色何曾似絳霞。若與綠楊爲伴侶。蠟梅通譜到梅花。

向聞塞外有紅柳。以爲閩中朱竹之類。及見之。似柳而非。特皮膚微赤耳。其大者可作器。

罌粟花團六寸圍。雪泥漬出勝澆肥。階除開徧無人惜。小吏時時插帽歸。

罌粟花開徑二寸餘。五色爛然。其子冬入土中。臘雪壓之。較春蒔者尤暢茂。

姹紫嫣紅廿四畦。香魂彷彿認虞兮。劉郎倘是修花譜。芍藥叢中定誤題。

虞美人花巨如芍藥。五色皆備。使院所植。尤爲一城之冠。

千瓣玲瓏綠葉疎。花頭無力倩人扶。因循錯喚江西蠟。持較東籬恐未輸。

江西蠟花徑二寸。千瓣五色。望之如菊。但葉瘦耳。

紅藥叢生滿釣磯。無人珍重自芳菲。倘教全向雕闌種。肯減楊州金帶圍。

芍藥叢生林莽花。小瓣稀。遣戶黃寶田移植數本。如法澆培。與園圃所開不異。

八寸葵花色似金。短垣老屋幾叢深。此間頗去長安遠。珍重時看向日心。

葵花向日與內地同。

土屋茅簷幾樹斜。移來多自野人家。微風處處吹如雪。開遍深春阜莢花。

阜莢花白生林中。可以移植。

河橋新柳綠濛濛。只欠春園杏子紅。珍重城南孤戍下。剛流一樹裊東風。

地不宜杏。惟紅山嘴卡倫一株。

前度劉郎手自栽。夭桃移得過山來。阜康城內園池好。尙有妖紅幾樹開。

烏魯木齊舊少果樹。國同知自山南移種桃花。今特訥格爾縣丞署花園之內。尙有數株。其葡萄則無人分植。舊種盡矣。

息鷄草長綠離離。織薦裁簾事事宜。騷憂經過渾不顧。可憐班固未全知。
芨芨草生沙灘中。一叢數百莖。莖長數尺。卽漢書息雞草。土音訛也。班固謂馬食。一本卽飽。然馬殊不食。

盧荻颼颼綠渺茫。氤氲芳草隱陂塘。行營不解西番法。秋老誰尋瑪努香。
瑪努香生三台諸處葦塘中。形似蒼朮。氣極清郁。西番焚以祀神。亦以療疾。但未詳細主治何證耳。
露葉翻翻翠色鋪。小園多種淡巴菰。紅潮暈頰渾於酒。別調氤氲亦自殊。
初尙川菸漢中菸。後尙北套菸。近本土人得種蒔之。處處暢衍。其蓋露數葉。味至濃厚。而別有清遠之意。頗勝他產。

芳草叢叢各作窠。無名大抵藥苗多。山亭宴罷扶殘醉。記看官奴採薄荷。

藥草至多。或識或不識。去年六月宴射廳提督巴公。有小奴言。闌旁是薄荷。試使採之。眞薄荷也。
長鑣木柄劇寒雲。阿魏灘中藥氣薰。至竟無從知性味。山家何處問桐君。

阿魏生野田中。形似萊菔。氣絕臭。行路過之。風至則聞。二人煎煉爲膏。以炒麵漚之爲錠。每一斤得價二星。究不知是真否也。

照眼猩猩茜艸紅。無人染色付良工。年年驛使馳飛騎。只療秋塍八蜡蟲。
茜艸遠勝內地。而土人不解染色。惟伊犁塔爾巴哈台取療八蜡蟲傷八蜡蟲。形在蜂蜚之間。螫人立斃。以茜根敷之。或得活。

綠到天邊不計程。葦塘從古斷人行。年來苦問驅蝗法。野老流傳竟未明。

境內之水皆北流。匯于葦塘。如尾閭然。東西亘數百里。北去則古無人跡。不知所極。相傳蝗生其中。故歲燒之。或曰。蝗子在泥中。而燒其上。是與蝗無害。且蝗食葦葉。則不出。無食轉出矣。故或燒或不燒。自戊子至今。無蝗事。無左驗。莫得而明。

鳴綠鶯黃滿市中。霜刀供饌縷輕紅。加餐便憶坤司馬。不比無端主簿蟲。
鶯鶯之種。皆坤司馬所攜致。今滋生蕃衍矣。

徹耳金鈴箇箇圓。檐牙屋角影翩翩。春雲澹宕春風軟。正是城中放鴿天。
土與鴿宜。最易蕃衍。風和日煖。室中千百爲羣。鈴聲琅琅。頗消岑寂。

繡羽黃襟畫裏看。鴛鴦海上水雲寒。如何夜夜雙栖夢。多在人間鬪鴨欄。
昂吉爾圖諾爾。在城東南。昂吉爾圖。譯言鴛鴦。諾爾。譯言海也。與內地所產形小異。土人多雜家鶯畜之。

白草初枯野雉肥。年年珍重進彤闈。傳聲貢罷分攜去。五彩斑斕滿路歸。

野雞脂厚分餘歲以充貢。

春鴻秋燕候無差。寒煖分明紀歲華。何處飛來何處去。難將踪跡問天涯。

燕鴻來去之候。與中土相同。但沙漠萬里。不知何處往耳。

山禽滿樹不知名。五色毛衣百種聲。前度西郊春宴罷。穿簾瞥見是鶯鶯。

山禽可愛者多。率不知名。畜養者亦少。

飛飛乾鵲似多情。晚到深林曉入城。也解巡檐頻送喜。聽來只恨是秦聲。

喜鵲形同內地。惟音短而重濁。

荒屯那得汝南雞。春夢迷離睡似泥。山鳥一聲天半落。却來相喚把鋤犁。

有鳥曰鑽天鷄。每四更即決起長鳴。各屯以爲工作之候。

一聲骹矢唳長風。早有飢鷺到半空。驚破紅閨春晝夢。齊呼兒女看雞籠。

鷺最猛鷺。能就人手中奪肉。尤爲畜雞者之害。防守稍疎。或無遺種。

誰言天馬海西頭。八駿從來不易求。六印三花都閱遍。何曾放眼看驂騑。

自互市移於伊犁塔爾巴哈台。外番之馬遂不至。故佳馬至爲難得。索馬者每言烏魯木齊。不知皆已

往之事也。

山珍入饌只尋常。處處深林是獵場。若與分明評次第。野驃風味勝黃羊。

野驃動輒成羣。肉頗腴嫩。

西到寧邊東阜康。狐踪處處認微茫。謀衣却比羊裘易。粲粲臨風一色黃。土產羊不可衣。狐乃易致。

白狼蒼豹絳毛熊。雪嶺時時射獵逢。五個山頭新雨後。春泥纔見虎蹄踪。境內無虎。惟他奔拖羅海卡倫寧協領曾見虎踪。擬射之。竟不再至。月黑風高迅似飛。秋田熟處野猪肥。諸軍火器年年給。不爲天山看打圍。

野猪最爲屯田之害。歲給火藥防之。三台一巨猪。其大如牛。牧場芳草綠。萋萋養得驢。蹄十萬蹄。只有明駝千里足。水銷山徑臥長嘶。地不宜駝。強畜之。入夏損耗特甚。

茸茸紅柳欲飛花。歌舞深林看柳娃。雙角吳童真可念。誰知至竟不辭家。紅柳娃產深山中。色澤膚理無一非人。明秀端正如三四歲小兒。每折紅柳爲圈。戴之而舞。其聲呦呦。或至行帳竊食。爲人掩得。輒涕泣拜跪求去。不放之則不食死。放之則且行且顧。俟稍遠乃疾馳。頗不易見。亦無能生畜之者。邱縣丞天寵云。頃搜駝深山。曾得其一。細諦其狀。殆僬僥之民。非山獸也。昌吉新魚貫柳條。答簪入市亂相招。蘆芽細點銀絲脰。人到松陵十四橋。秦地少魚。昌吉河七道灣乃產之。羹以蘆芽或蒲笋。頗饒風味。

撥刺銀刀似膾殘。有人相戒莫登盤。魚苗多是秋蟲化。倚杖曾經子細看。劉都司洪在烏魯木齊不食魚。云此間魚苗皆泥中穢蟲。秋來入水所化。在呼圖壁屢親見之。

凱渡河魚八尺長。分明風味似鱸鯉。西秦只解紅羊鮓。特乞倉公製膾方。凱渡河魚。冬月自山南運至。倉大使姚煥烹治絕佳。

蛺蝶花邊又柳邊。晚春籬落早秋天。只憐翔粉無多少。葉葉黃衣小似錢。

花間時逢黃蝶。其小如錢。

亦有新蟬噪晚風。小橋流水綠陰中。人言多是遺蝗化。果覺依稀似草蟲。

夏亦有蟬。首似蟬而翼似阜螽。或言蝗所化。未之詳也。

翦翦西風院落深。夜涼是處有蛩音。秦人不解金籠戲。一任籬根徹曉吟。

地多促織。從無畜鬪之戲。

小煮何曾似鰕魚。惱人幽夢夜深餘。貧家敢恨無眠處。燕寢清香尙不除。

壁虱至多。雖大官之居不免。侍郎徐公所居。以兩錢募捕一枚。冀絕其種。竟不能也。余建新居。不半月。

已蠕蠕滿壁。土人云。地氣所生。不由傳種。

五月花蚊利似錐。村村擬築露筋祠。城中相去無三里。夜捲疎簾不下帷。

田中蚊蟲至毒。城中則無之。或曰蚊蟲依草而居也。

斑斕五色徧身花，深樹多藏斷尾蛇。最是山南烽戍地，率然陣裏住人家。
山樹多蛇尾齊如截，伊拉里克卡倫尤多不可耐。

游覽 十七首

秀野亭西綠樹窩，杖藜攜酒晚春多。譙樓鼓動棲鴉睡，尙有遊人踏月歌。
城西茂林無際，土人名曰樹窩。坤同知因建秀野亭，二三月後，遊人載酒不絕。
斜臨流水對山青，踈野終憐舊射廳。頗喜風流豐別駕，邇來擬葺醉翁亭。
舊射廳在新射廳西南，頗爲踈野。近以稍遠廢之，寧邊通判豐君署事迪化，擬爲重葺。余方東還，不及見其落成矣。

絳蠟熒熒夜未殘，遊人踏月繞闌干。迷離不解春燈謎，一笑中朝舊講宮。

元宵燈謎亦同內地之風，而其詞怪俚荒唐，百不解一。

犢車轆轤滿長街，火樹銀花對對排。無數紅裙亂招手，遊人拾得鳳凰鞋。

元夕張燈，諸屯婦女畢至，遺簪墮珥，終夜喧闐。

搖曳蘭橈唱采蓮，春風明月放燈天。秦人只識連錢馬，誰教歌兒蕩畫船。

燈船之戲亦與內地彷彿。

地近山南估客多，偷來番曲演鶯哥。土魯番呼歌妓爲鶯哥誰將紅豆傳新拍，記取摩訶兜勒歌。

春社扮番女唱番曲。侏儻不解。然亦靡靡可聽。

簫鼓分曹社火齊。登場相賽舞獫狁。一聲唱道西屯勝。飛舞紅箋錦字題。

孤木地屯與昌吉頭屯。以舞獅相賽。不相下也。昌吉人舞酣之時。忽噴出紅箋五六尺。金書天下太平。

隨風飛舞。衆目喧觀。遂爲擅勝。

竹馬如迎郭細侯。山童丫角囀清謳。琵琶彈徹明妃曲。一片紅燈過綵樓。

元夕各屯十歲內外小童。扮竹馬燈。演昭君琵琶雜劇。亦頗可觀。

玉笛銀箏夜不休。城南城北酒家樓。春明門外梨園部。風景依稀憶舊遊。

酒樓數處。日日演劇。數錢買座。略似京師。

越曲吳歆出塞多。紅牙舊拍未全訛。詩情誰似龍標尉。好賦流人水調歌。

王昌齡集有聽流人水調子詩。梨園數部遣戶中能崑曲者。又自集爲一部。以杭州程四爲冠。

樊樓月滿四絃高。小部交彈鳳尾槽。白草黃沙行萬里。紅顏未損鄭櫻桃。

歌童數部。初以佩玉佩金一部爲冠。近昌吉遣戶子弟新教一部。亦與相亞。

烏巾墊角短衫紅。度曲誰如鼈相公。字出東坡仇池筆記贈與桃花時類面。筵前何處不春風。

伶人鼈羔子。以生擅場。然不喜鹽面。

半面真能各笑啼。筵絕倒碎玻璃。搖頭優孟誰描寫。擬付龍門作品題。

簡大頭以丑擲場。雖京師名部不能出其上也。

逢場作戲又何妨。紅粉青蛾鬧掃粧。彷彿徐娘風韻在。廬陵莫笑老劉郎。

劉木匠以旦擲場。年逾三旬。姿致尙在。

老去何戡出玉門。一聲楚調最消魂。低徊唱煞紅綾袴。四座衣裳浣酒痕。

遣戶何奇能以楚聲爲艷曲。其紅綾袴一闕尤妖曼動魄。

稗史荒唐半不經。漁樵閑話野人聽。地爐松火消長夜。且喚談諧柳敬亭。

遣戶孫七能演說諸稗官。掀髯抵掌聲音笑貌。一點綴如生。

桃花馬上舞驚鸞。趙女身輕萬目看。不惜黃金拋作埽。風流且喜見邯鄲。

塞外豐盈游民鬻技者。麤至畿南馬解。婦女亦萬里聞風而至。蓋昔所未覩云。

神異 五首

靈光胛嚮到西陲。齊拜城南壯繆祠。神馬驍騰曾眼見。人間銜勒果難施。

初民間有馬不受韁。施于廟中充神馬。乃馴順殊常。然非爲神立仗。仍不可銜勒也。散行街市。未嘗妄嚙寸草。或遊行各牧場中。皆以其來爲喜。每朔望輒自返廟中。尤爲可異云。

破寇紅山八月天。燭髀春草滿沙田。當時未死神先泣。半夜離魂欲化煙。

昌吉未變之先。城上恒夜見人影。卽之則無。亂後始悟爲兵死。匪徒神禡其魄。故生魂先去云。

白草颼颼接冷雲。關山疆界是誰分。幽魂來往隨官牒。原鬼昌黎竟未聞。
已丑冬。城西林中時鬼嘯。或爲民祟。父老云客死之魂。不得官牒。不能過火燒溝也。檢籍得八百二十
四人。姑妄焚牒給之。是夜竟寂。又戶掾葉吉興官爲移柩。其母死於古浪。一日其妻恍惚見母到。驚而
仆。方入署。而驛送其母之文至。其魂蓋隨文而來云。

築城掘土土深深。邪許相呼萬杵音。怪事一聲齊注目。半鈎新月薜花侵。

昌吉築城之時。掘土數尺。忽得弓鞋一雙。尙未全朽。額魯特地初入版圖。何緣有此。此真不可理解也。
深深玉屑幾時藏。出土猶聞餅餌香。弱水西流寧到此。荒灘那得禹餘糧。

昌吉築城之時。又掘得麵一罌。罌垂敝而麵尙可食。亦不可解。

集蓮寧井玉

著明長嚴

本館據金陵叢刻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玉井拳蓮集序

乾隆壬申夏。余與華陰令姚君素山。同遊華嶽。素山至青柯坪便止。余則勇進三里許。覺巖壑嶄絕。氣奪而返。忽忽三十稔矣。今年冬。嚴道甫先生以玉井拳蓮集見寄。所稱天井之阻。犂溝之險。搦嶺之危。三峯之峻極。皆余昔未遊目者。身既未臻。語何能詳。故爾時小有吟咏。亦自覺無俚。而先生則如悍將追敵。不埽其穴不休。卒使山無贖境。境無遁形。危辭硬語。凌暴莽蒼。絕深者而出之。揭隱者而顯之。以七尺軀。三寸管。與五千仞奇峯相爲倣詭。噫。何其壯也。夫安近者其耳目不廣。才絀者其賦物不工。無翼助者其指趾不勇。先生以沈鷺之性。雕鐫之筆。又藉中丞畢公禱雨之便。爲之召夫役。具絙繻以張之。是殆嶽靈間寂渴思文藻。故暗中噏呼以相成就耶。昔曹孟德謂楊修云。我不及卿乃三十里。余不及先生且數百萬丈。匪徒才懸。抑亦膽薄。雖然。余羸老矣。諒難再從先生補前遊之缺。而讀此一編。則古人所謂金精削成。烏猿愁視者。一旦呈形獻狀於簷席間。豈非才人咳唾。遠勝眞靈位業圖哉。唐末羽皇周氏游瀋陽石室。作到難篇。以述所到之難。余謂所到不難。而能言之之爲難耳。到而能言。則不到者皆如到矣。時乙未冬十有二月。錢唐袁枚。

玉井寧蓮集

清 江甯嚴長明著

乙未

重九前一日，由敷水驛間道赴華山，景物佳勝，和村莊壁間韻。

馬首望靈嶽，百里橫蒼煙。詎識中有路，曲折通平原。原閒無別術，高下惟良田。緣塍樹桑柘，楓榆插其閒。新霜夜來降，著色黃朱斑。村氓一無事，飽食臨柴關。終朝見山黛，終歲聞山泉。魚鳥少劇色，婦子多韶顏。因知武陵溪，卽在耳目前。相將叩仁里，碣在字已殘。

道旁斷碑，有大元□仁里字可辨。

無緣得小住，分送勞潺湲。

晚宿雲臺觀

仙蹤本幽深，叵耐樓觀矯。飛驚出林端，似令遊客曉。因隨暮雅還，密徑入松篠。滿院一青蒼，擁閉殿門小。中臺長香莎，煙汎金色嫋。俯藉禮元君，像設玉雪皎。被以青霞裾，導以翠雲葆。來去不可知，靈風但縹渺。定志焚椒蘭，清齋飯葵蓼。竹簟冷侵膚，菊枕香入腦。無寐且緜經，一覽覺心了。安得起焦君。

觀爲北周武帝時道士焦道廣

置資予共研討。

九日微雨，登山未果，遊玉泉院而返。

庚申守連日。煉骨如絲輕。三霄定可陟。奈此煙冥冥。就近覓所適。云有真人庭。高臺遠林壘。茂樹元堂櫻。四周碧玉淨。倒擢蓮華青。嵐姿與波彩。變幻不可名。羽人汲素綆。茶事精淪烹。非花亦非露。但覺齒頰馨。輕風出兩掖。翼我升茗亭。院東有山菰亭開窗緬谷口。山態肅且清。數峯蔽其南。雲氣縷縷生。同遊亟歸思。踏破苔色積。露出白石字。利若新發硎。亭下石上有游師雄元祐八年題名正書徑尺五六寸摩挲惜未暇。悵悵還山楹。

初十日侵晨。出谷口第一關。徑希夷峽。至莎蘿坪憩息。

喔喔荒雞鳴。嚶嚶棲鳥亂。爇火遵微行。粲若星一貫。地白天森沈。可到不可盼。百折投雲門。怪石俄對面。如人貼地眠。躍起立天畔。巨刃摩青霄。仰首莫容喚。其下公超慮。欲訪意殊憚。有松走長根。相送過危棧。石狀怪嵌崆。玉官置其厂。神仙所經營。下士曷由贊。峽卽希夷先生蛻骨所此去諒嶮巖。儻來條平澹。石室宛琢成。修闌碧堪玩。旁有莎蘿垂。陰過一畝半。秋風入枝條。清影爲頻散。遙望青柯坪。翠色若可辨。安得起長虹。凌虛藉其便。

由十八盤登青柯坪。坐蓮花峯趾。不及登陟。悵然有作。

煉石無定冶。愈變迺愈工。九峯復九折。一折殊一峯。方割紫瑪瑙。圓擢青芙蓉。高低若迎送。直到方輿蓬。坪南有小蓬萊館西軒倍開豁。正在蓮葉東。似將萬丈華。倒插天鏡中。朝光倏照耀。紫翠升長空。遙知煙彩內。定有

仙靈蹤。梓將芳露氣。結作青瑤宮。自顧真病鶴。六翮慚穩穩。三山幸咫尺。不慮迴舟風。願乞杜州刀。剪取碧色茸。裁爲瑟瑟衣。仙乎謁青童。

至迴心石舍。輿易膝屨入千尺。幢徑二仙橋。晚達媼神洞。

叨貪夙所懲。遇賞迺多取。聞幢有千尺。嶮巖自太古。中無一尋闊。前有百文阻。外實虛其中。左規而右矩。咄哉巨靈胡。當日曷由斧。欲退諒不能。竟進無乃魯。懷疑方據狐。厥勢已騎虎。勉疆效猿猱。接引倒肩股。如戲觀拔河。逆取順迺侮。如藥飲牽機。足仰首或俯。逾時方下天。空空儼如廡。霧氣黑崢嶸。星光白三五。遙辨虹影雙。有仙似我語。橋在嶮東北二里。爲指深林端。闌楯碧堪撫。到門沍小休。不暇論檐宇。猶念後來人。松梢一鐙豎。

媼神洞舊名溫神祀。則女像也。義無所取。河間中丞爲易今名。詩以紀之。

煙雲靚深處。虛白生神光。媼非通仙才。竟陟青瑤房。循檐瞻故額。嵐氣蒸微茫。青蛇出蕙帳。蒼鼠升梅梁。鐘灰靜不然。風送松檜香。神君寂無語。玉色儼以莊。傳聞三五夕。妍侶紛來翔。東峯降瑤姬。西室留玉姜。悵悵奏廣樂。軋軋鳴七襄。分明泰媼祀。秩與汾睢彰。當代誰燕公。重與書球琅。張說有后土神祠銘。殷勤薦方流。洞口池水

甚清

聊代椒桂漿。茲行保終吉。嘉祐曷敢忘。

十一日晨。由老君犂溝徑雲臺峯側。南逾擦耳崖至金天洞。

西峯菡萏如。到此瓣一展。乘之如步虛。上下輕且輭。或云苦縣翁。于此事清畎。其旁有青牛。竿溝南有鐵牛臺。怪事理莫遣。舍之度雲臺。細路遶香篆。仰視天無餘。俯瞰地有限。或爲怪風遏。前行後仍轉。或爲爛雲迷。始定終迺舛。趣苦賞莫延。思艱力難勉。失喜重隙來。有洞若可歎。彈指開雙扉。兩腳一蕭散。迴頭盼來蹤。幾度幸而免。獲狝之所愁。犁溝盡處有鐵張四犁。登箕踞俗名胡孫愁。而我獨游衍。豈其異術操。所恃惟一敢。

展謁胡趨寺。遂陟蒼龍嶺。冒雨赴通天門。胡趨寺今名都龍廟。通天門今名金鎖關。

腰繫白獸訣。心惻蒼雁噉。歸然元闕在。敢恠神香燒。升偕事瞻謁。玉貌驚垂髻。水經注。華山獨嶺北胡趨寺。神像有童子之容。拱手圭

上剡。周身雲下交。羣靈相夾侍。威福惟所操。別殿有神物。引頸垂赤條。噓呵氣騰上。似欲因風曝。砉然斷

鎖紐。奔落南峯椒。單肩劃兩戒。一脊伸中條。衆山儼魚鼈。駢首爭來朝。我來繕其怒。播蕩如琴高。將身放

天外。取海來巖拗。幸免韓子哭。足解冉氏嘲。嶺南爲龍口絕壁。鐫韓退之投書所。須臾日穿漏。陰氣漸以凋。通天望如帶。一束

三峯腰。門在嶺西南五里箭栝峯上。相將慶生入。牒地傾濁醪。醉中計性命。何若鴻一毛。

自三峯口詣金天宮

萬障紛莫齊。一峯扼其要。登之緬南天。金氣正騰踔。其下樓松圍。碧色紛若幃。羽衣翩來迎。儼若白鶴導。山中道士多白衣。云所以應金氣也。客至豈先知。定有百靈告。入門肅科車。屏氣毋敢暴。晝棟留五雲。鏡檻明兩曜。玉座繡衣

垂瑤墀白羽掉。主人勞申禋。鐘鼓事清醺。禮畢行周除。皎月耿微照。石畔露草青。苔間雪芝燿。時有仙禽來。此外尠人到。清齋就南榮。啓戶一峯峭。南峯正。在宮後。明當乘天風。奮翮陟其輿。宵分且棲遲。筋力慎毋耗。

登落雁峯頂作。

夙抱淩雲志。託足常苦低。悵抑五十載。天路迺此梯。時值猛雨霽。淨無纖雲欺。萬山生足下。戢齋如鬢髻。平時所仰視。一一頂可劇。其旁闕長湫。碧色森栗肌。水經注。華山頂有太泉。前爲黑龍潭。恍惚中有象。似是鱗與鬣。頽雲狀樓閣。凍日聲玻璃。秋心莽舒豁。氣象不可隄。片白當楚南。狐嵐疑蜀西。其餘青一氣。萬古寒咿咿。嘗聞稚川語。剛氣天所私。上陟四千里。剡剡始得騎。吾將振高冠。從此衝天扉。撒斗運元化。爲鼓萬物機。秉茲金虎氣。吐作炳蔚辭。近充九牧貢。遠與千秋期。

十二日由細辛坪過太極東元門至玉女峯。晚憩祠下。

茲山如畸人。嶽寄出意想。東峯忽婉變。覩女態若仿。振衣躡飛龜。石名。仰見白玉牒。趁此煙非煙。陟彼廣寒廣。旒碧沾流蘇。輕紅掩斜皚。麗以虹霞春。靜以松桂賞。夜來鐘磬寂。香影息羅幌。瞥然見秋輝。碧色恰盈掌。一片如輕雲。落向石盆養。洗頭盆在殿前石上。水定不受光。散彩復騰上。驚醒九皋禽。叫嘯碧空響。狂吟思步虛。妄念賒息壤。明發悵星河。人天竟成兩。峯西有溪水自玉井出。爲三峯分界處。

十三日由東峯下山至三峯口。大霧。飯媼神洞。仍詣雲臺觀宿。

殘月墮西嶺。曉起意必佳。徒御競燒竹。勇縛櫻毛鞵。就下勢殊易。俄頃越數陔。公超谷尚遠。忽訝頰陰霾。

仙居虛白隱。近宗土祠有四仙庵。擗嶺空翠埋。擗嶺卽蒼龍嶺。翠白兩相幻。如墮混沌胎。精神寒怏栗。肩脊疑推排。微於斷續

處。偷眼羣峯闔。演漾如波濤。氣浮聲浩浩。須臾清風至。天色境面揩。青蓮花一朵。湧現如瓊臺。顧僕問所

歷。已過俯渭崖。崖在媼神洞側。少焉就棲所。西日猶未頽。平生戒垂堂。驚定猶疑猜。兩眼但青光。滿室交縈迴。

卜疑子觀察以北周天和二年華嶽頌見貽。因書其後。

崢嶸顥靈宮。魁峙古關右。壯觀留自今。貞石訪猶舊。我初陟神局。往覲值陰晝。引手摸其文。欲誦不可又。

卜君今趙洪。訛我出懷袖。商榷同秋宵。宿願快頗副。周宗出普回。被圖應中候。四葉至武皇。制作懲簡陋。

禮設九疑賓。舞備六代奏。維茲鎮豫州。固護蓄精祐。宮既逾集靈。典亦監元狩。桓桓晉國公。在廟駿奔走。

樹石升九旻。蜚英復騰茂。南陽奉敕書。大筆儼琢鏤。或云禮與樂。出自天子授。歸美及阿衡。僭竊難恕宥。

文云。大師大家宰。晉國公。任屬阿衡。親惟旦。爾弼諧六樂。輯熙五禮。蓋謂宇文護也。或云形與聲。義實祖篆籀。新字延始光。象類太譌謬。碑中旃作旌。響作響。翠作

暇作暇。康作康。魏書太帝始光二年三一哄等闐闐。瑣屑難悉究。觥觥畢中丞。監古黜羣詬。所親在民瘼。所敬在

月初造新字千餘頌之。遠近以爲楷式。

神佑誠至精迺迪。感深應斯輳。底事援白衣。辛勤夢中覲。因文抒此詞。持以佐贊祝。

重修西嶽廟紀事四十韻

四序乘秋王。三峯擁地靈。元宮司兌位。芒宿應金星。兩戒惟肩背。中原此緯經。皇遊紀軒轅。帝狩想虞庭。元朔初啓宇。天和昔薦馨。三花堆作案。千葉拱維屏。戶隔雙螭矯。樓開五鳳停。萬靈扶正寢。峻極表眞形。會澤靈源澹。生華庶物寧。叩商常夏肅。剋木先去秋零。執矩司成化。當時憶降輶。玉鑪飄拂郁。金檢照晶瑩。九節遲仙杖。千春閱歲奠。瑤臺今偃蹇。翠萼舊伶俦。對立金人黑。交陰鐵幹青。畫屏冬墊燕。宮燭夜流螢。昨憶旒蒙歲。秋隨使者軫。經天餘杲日。棲畝臘枯莖。頓整清虛駕。高窮碧落陁。飛章勞社甲。抗手揖天丁。感召驚神速。虛空儼將令。指揮見鱗甲。鞭撻到雷霆。直恐翻清渭。橫驚倒濁涇。潦應愁十日。淺欲問東溟。帝曰嘉斯績。功堪溢在廷。垂祥成萬寶。俾壽裕千齡。禁扁瞻爲漢。貞珉佇發硯。帑教據內府。詔許煥宮櫺。中丞祈澤登山。仰邀神貺。歸後恭劄具奏。皇上御書嶽蓮靈澍扁額。并敕發帑金鼎新廟貌。陳力推分府。謂潼關丞陸維垣。規心幾洞冥。度材垂後檢。選勝掄前型。闕

迴霄無際。庭深晝欲暝。金鋪雕匱市。玉樹奏瓏玲。白琥西房配。青詞丙夜聆。禮從魚雅薦。樂伴鳳凰聽。玉免行徵瑞。銀鱗佇在坰。神應降申甫。典合引云亭。自顧慚窺管。來遊等聚萍。誕登顏鄭重。端拜黯丁寧。唐沈顏有登華旨。陳黯有拜徽言。升降隨鳴玉。行藏敢問筮。新宮如有作。濡筆待題銘。

乙未冬十一月。道甫以玉井寧蓮集見寄。因賦長句題後。

大興翁方綱覃溪

嚴公手勒雲臺壁。氣滿金天之宅。千仞東捫蹕蹕掌青。一條西指長河白。平生睥睨王安道。鐫銘欲補昌黎伯。十丈如船本喻言。九節攜筇竟何得。斗杓萬古杜與韓。元氣未收憑筆力。薜收招拒歛來感。白鹿茅龍莽無迹。仍拈千葉白玉池。相約玉桃期可食。腸胃一洗五十年。石膏紺碧無人識。石作蓮花太白語。畢竟是花還是石。請君息息認歸根。且莫區區尋藕莖。我有袁逢郭香字。遠撫周官職方職。河北關西兩舊本。列宿熊熊光合璧。重摹勒石竟何日。集靈疑未歐陽釋。君當焚香叩真宰。稽首山靈爲剖析。金庭玉房儻不閉。秘錄幽經尙盈籍。何愁丹篆讀不嫻。試問鐵綆塗誰闢。中箱真形秘莫覩。畸叟全圖恍如憶。障溼松雲共一囊。引袖天星不盈尺。子欲華池長不飢。山中花開復來覲。棲霞大海目一漚。滿篋雲濤飛古色。

金闕攀松集

嚴長明著

本館據金陵叢刻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序

國朝以詩名者夥矣。然與角去齒。其他著述。往往鮮聞。至講經家。國初若蕭山毛氏、秀水朱氏、乾嘉若陽湖孫氏、洪氏。

國朝經學甚盛。此舉一二以例之。

其著述傳者孔多。其詩亦卒不稍掩。是詩人不必長經學。而講經家斷無絀

于詩者也。第其詩率少作。或學成以後者。中閒銳志著書。蓋不暇分力及此。然當遊覽山川。發摠懷抱。則又未嘗無作焉。知此而嚴氏之詩可讀矣。冬友先生強記洽聞。于四部皆有著錄。生平遊迹所到。八九州而四五岳。曰金闕攀松。曰玉井褰蓮者。遊岱遊華之作也。惜其書今都罕覩。不足壓仰慕者之心。戊戌春。偕江陰繆丈筱珊。上元顧丈石公。遊西湖。藉觀錢唐丁氏八千卷樓所藏。然詢以嚴氏諸書。則惟此集有之。益歎先生之書之貴也。急假抄印行。俾仰慕先生者。雖靡從窺其經學之深。或于此集稍識梗概。且先生詩又實能自達其學力者。國朝先正事略。附見文苑中。是豈足以盡先生。光緒二十五年春三月江甯傅春官荅生識于晦齋。

金闕攀松集序

乾隆乙未秋。關內不雨。余將禱于華山。時道甫侍讀偕往。展事既畢。窮極幽勝。歸後。侍讀得詩一卷。曰玉井。寥蓮集。假騁夤厲。雕辨萬有。而一歸於精簡。余振其致力之過。粹而又惜其用意之刻深也。道甫曰。予近歲所業固如此。至少時奇服是好。從事遠遊。九州歷其八。五岳登其四。舉凡幽遐穹偉之觀。皆有詩以紀其梗概。因鍤會篋。衍出登岱一集。相質并屬爲序。其簡首。余覽之。則驚才壯思。絕塵而奔。如仲春氣至。萬木華發。歎雲飲火。而不能徇其翕闢之原。其與向所見之采潛而響秘者。固迥異焉。蓋其時年未三十。才力不可一世。而又沈酣六籍。以資給其設施。故其氣充而詞備如是。因憶杜陵云。老去漸于詩律細。而蚤年自述。則在讀破萬卷。下筆有神。昌黎喜無本爲文。漸造平淡。而柳州謂其毛穎諸傳。則如捕龍蛇。搏虎豹。亟與之角。而力不敢暇。信知古之作者。莫不皆然。而余獨怪近今少年。甫窺甲乙。方當有事于儷青妃白。而迺摺拾宋人殘藩。務以生澀自文。俾觀者如噉昌歎。食到芰。攢眉楚齒。急思屏棄爲快。閱道甫諸詩。豈非起衰變醜之上藥也耶。因慫恿其付鏤木家。以廣其傳。且語道甫他日再出恆嵩諸作。余尤樂得而序之也。時丙申春二月鎮洋畢沉。

金闕攀松集

庚辰

清 江甯嚴長明著

出都後、將赴歷城道中作。

楊柳長隄葉葉風。客程連日苦囟囟。國門依舊單車出。驛路行看兩月終。遙憶明湖開歷下。近誰長句擅山東。似聞周李同時在。直恐萍蹤未易逢。

都下耳李素伯周書昌名擬至濟南後過訪

抵德州雅雨堂遊讌和韻

別新昌里記年時。手種繁英碧四圍。算是今春不成負。花開時節主人歸。園名尊水記偏西。粉額猶傳侍御題。不是扶筇親導引。樓臺高下路應迷。

別院微聞動鎖聲。曲廊低亞小池清。此間共道宜絲竹。恰喜新翻水調成。

觀察近作錦秋湖權歌

參差花外隱更籌。卜夜留懽酒力逾。祇恐又牽遊宦思。二分月上似揚州。

宿泰安訪聶處士劍光兼訂岱岳之遊。劍光以病不果偕行。

劍光名敘泰安人著有泰山道里記泰山金石考二書

高低竹柏隱茅堂。特地過從話夕陽。腳力衰緣登岱屨。目光損爲閱碑忙。借來邛竹雙枝健。鈔得圖經一

卷強明發虛無勞指點。天門南去樹蒼蒼。

三月一日由岱麓紅門東北取道至石經谷觀北齊人書經暨水簾崖諸勝。

桃源路轉山未深。衣袂已覺浮嵐侵。風光流轉不知遠。一鳥前導如青禽。畫屏幾疊誰爲障。纔到中峯衆

峯向迴。眸瞥見影離離。無數漏痕穿壁上。誰歟刻畫留影泡。高齊筆蹤審不淆。世人率臆肆評泊。巖花應

笑溪蟲蠶。北齊王子椿于武平時爲梁父令嘗八分書金剛經于徂來山筆蹟與此正同明王世懋輩疑爲宋元人作悞矣。捫蘿剔蘚思捶拓。忽訝流泉沒雙腳。尋源路轉石

亭東。翠影中驚雪花落。飛淙挂壁逾十尋。心神灑濯毛髮森。就中有句儼琴筑。山空何處來知音。人言汶

口尤清奧。崖上爲三汶溝。有石屋九間。樵子尋常未能到。攬身徑欲試孤筇。倏聽鐘聲澗西廟。孤雲落日行就途。來蹤迴

首空成逋。陰崖何由結茅屋。看碑飲水忘朝晡。

御帳坪觀秦五大夫松作歌

秦皇騎虎遊八極。萬鬼百神俱辟易。惟有西畢偕南箕。離立天門不奉職。始皇遇暴風雨在小天門。飛輪挾石從東來。如

漸離筑。張良椎。白非蒼髯五老互遮蔽。幾令岱畎變作沙邱臺。嗟哉此松封植忘所自得。非青州遺種夏

后肆。洪流九載不復漂。百蟲將軍未曾蕪。千劫避過水火攻。來與曾孫作屏衛。秦爲伯益後。我聞松百尺。自號

爲木公。今爵列第九。報稱殊未崇。豈知嬰與繆。趙嬰楊繆職皆五大夫從始皇巡行者。雖乏棟梁貴。轉得與斯高。品評不同例。

而我獨惜茲松千歲應有靈。胡不化作白鹿青牛形。俾服御之可長生。免使三千男女採藥去。一船終古搖空冥。胡爲獨闕空巖躅。金闕支離生意足。小天門坊西。舊有元嚴忠範正書。寥陽金闕四字。友半死之枯桐。結孤生之修竹。徒見漢

唐兩世來登封。又見符瑞三朝志。空谷宋大中祥符元年。天書見泰山事。具載三朝符瑞志。二千年事何離離。欲作松問松應知。哀哉匪

石不能語。但聽蕭蕭風起。猶自如秦時。

由對松山北。飛龍翔鳳。二嶺登十八盤。遇大風雨。至三天門有作。

左壁如屏右如障。爭長東西不相讓。就中一綫露青冥。天路云從此間上。昂藏七尺付輿丁。曳以長繩挾以纜。如蟻旋磨螻循條。頂踵挨排成一行。前瞻方喜日平肩。後顧忽驚雲壓頂。雲來便作水煙歎。雨急還資電雷壯。洪鐘萬斛四山撻。強弩千枝一林放。盤中倏變海茫茫。盤頂空餘天泱泱。去此時黍粒渺單身。耳目精神交滉漾。妄思棒土塞天河。不使飛流下千丈。更愁山去化方蓬。高掌還應巨靈仗。陳祈聊解暫時嘲。詎識山靈已陰相。分風特爲掃雰雰。狂出天門高有闕。南天門在十八盤盡處。同遊彳亍幾人來。引手相看幸無

恙。遙看傑閣上摩空。

閣舊在天門內三靈侯祠。

會借仙翁赤藤杖。拄來長歎倚危闌。一覽斜陽下空曠。

唐登封臺在日觀峯西。薄暮投宿。夜登峯頂觀日出。歸後題詩伏虎門壁。

清晨盼天門。得上已昏黑。古殿閉虛皇。神燈黯無色。齋心丙夜目不窺。倏驚窗紙紅離離。空中似聞海波

溢耳畔如有天雞嘯。矚然走向幡竿石。

石舊名瞻魯臺

東望立同榴木直。不知咸池去此路幾千。但覺海水羣飛

入胸臆。初時色滂泱。去有若新磨銅。須臾勢隆起。一綫緣長虹。咄哉長虹曷由起。復止南亘魚頭北魚尾。

拂天誰奮義和鞭。敲折玻璃萬條紫。散成朵朵金芙蓉。貼向滄波吹不起。少焉風動蓬山根。播蕩溟渤如

翻盆。就中團出火一輪。計里遠以三千論。

據徐整長歷說

左敲南離。右飲北戒。大象焉藏。太空焉繫。何龍燭而明。

何麟鬪而晦。胡棄策而莫追。胡揮戈而遽退。安能御六辨。指陽門。邳繚蓋。曳緋帟。足踏紺鷄背。飛上搏桑

顛。遠引木公袂。高拍青童肩。親從黃道訴真宰。一證古今扣槃捫籥之譚言。狂歌未了衝飄起。倏見雲來

若鵬徙。兩翼飛遮萬里光。一時賁育咸披靡。東牟道士劉孟容。自言卅載居山中。曾經五度見鼉采。皆與

此夕神光同。

道士言泰山近海。長有蒙氣盈涌。似此瞻矚親切。三十年中記曾六度而已。皆有歲月書東天門壁。

鼉磯忽報更籌淺。觀壯如斯志應滿。歸來奮筆寫龍

蛇。惟見兩眼金光不停閃。

岳頂上廟北。懸崖高數十仞。唐元宗紀泰山銘在焉。命工摩拓。賦詩四十韻。以書於後。

有唐六葉全盛時。祖宗錫慶天垂簷。宰衡庶尹各奉職。用康億兆朝蠻夷。名山顯位望恩幸。大官再拜交

陳詞。順天應民本帝道。敢以勞瘁辭驅馳。維時孟冬日在酉。水官按節金神隨。箕風吹空畢雨灑。翠旂孔

蓋翽以飛。觀風問俗復施惠。邇者不泄遠不遺。乾封百年父老在。皇儀再覩紛齋咨。齋宮莅止逮三宿。青

霄夜靜神光垂。泰壇翹首峙天半。仰法大象圓如規。用享上帝配高祖。百神以次咸予俎。其下方邱奠社首。曰泰折以侑帝祇。皇考作配視宗祀。餘制悉準升中儀。封維庚寅禪辛卯。至日上下皆恬熙。祥雲九華日五色。瑞光端罩如琉璃。爰升天門叩日觀。對揚帝命詞舒遲。鏤諸玉牒納玉鑕。印受命寶金爲泥。禮成朝官呼萬歲。響答山谷聲同揆。非甚盛德曷臻此。允宜撰刻留屢屨。維帝曰俞可其奏。大文親畫如包羲。秦松伐取作煙墨。漢皇石可丹毫支。上言報天眷顧厚。下言祈福緣烝黎。元元指歸況有屬。好謙示儉兼流慈。詞嚴意密堪示後。碑材北面天生宜。厥高三丈寬丈六。字徑五寸仍有奇。鸞翔鳳翥在天表。地上蟲鳥何由幾。胡爲勵精未卅載。妄思端拱垂裳衣。千秋金鏡一朝失。覆簣頓使前功墮。三塗已裂四扇啓。青驪避地空流離。劍門積石千萬仞。勢與喬岳爭崔巍。經行豈竟無紀述。歸秦但唱淋鈴詩。始知封禪事非古。率由侈泰心潛滋。銀繩金檢白石碣。七十二代誇留貽。告成處所千八百。六經至竟無其辭。王通袁准識尙具。後王何故相攀追。書垂黃素蔭華蓋。故智不越尋常谿。宋大中祥符元年登泰山謝天書。述二聖功德銘。在唐刻東面。爲後人題名。鑄蓋拓之。僅得二百二十五字。

我來遊占得大壯。森然魄動神披靡。年深點畫恨小缺。金光猶向蒼崖披。王世貞云。銘下三尺許。爲野火剝蝕。濟南府志謂葉彬補書。今審彬所補者百有八字。至銘文南向朝日射之光氣閃鑠。蓋當時實以金泥爲之。填廓也。從臣名姓復可辨。銘後舊有從臣題名。今剝毀殆盡。惟開國公臣李仁德。上柱國臣李元紘。臣尉大雅。臣王敬之。官職姓名尙可辨識。麝煤蘭紙行楷劇惜哉。朝覲碑已佚。莫由玉匣同裝池。

初三日由望吳峯東北陟古登封臺。是爲秦岳頂。展眺作歌。

酌蠡者不可以測海。坐井者不可以觀天。半生學鳩鷃。搶在枋榆間。一朝飛上大鵬背。始信盧敖鄙衍非。

狂言前身禽。夏誇輕矯。記向蓬元事幽討。初由金闕望吳閶。元君上廟在望吳峯東。顏曰金闕。繼轉瑤臺拾仙草。登仙臺在望吳峯西。風

雨驚從足下生。方州頓向眉間小。進步力加猛。四顧神飛揚。凌虛但一氣。正色同蒼蒼。欲知大地形何似。

九點煙環一杯水。遙空更復舉頭看。一圓笠覆雙跳丸。右傾西北。左闕東南。六龍之足尙堅硬。五色之石

猶爛爛。因思靈門當日奏奇績。原從此度輪廣。規方圓道人引我升元圃。登封臺後有太清宮。禮罷心同一銖黍。前有

千秋兮後萬古。往不可聞兮來不可覩。中間歲月能幾時。更沒黃塵復何補。吁嗟乎。人與溟滓非同科。春

風恨少秋霜多。舉手便是北斗柄。何因作我金叵羅。金叵羅。酌桂酒。誓與茲山長不朽。拍茅許之吟肩。三茅

公暨許據爲東岳上卿。啓張劉之笑口。元張志純劉耶然皆于泰山得道。歌成一曲隨東風。天上人閒兩回首。

初四日下山。祇謁岱廟。謹和謝山司空乙亥歲殿壁勒石元韻。並效其體。

太微執斗臨紫宮。元精合撰呈卑崇。靈威仰尤愛所鍾。職諸岱使專厥雄。維帝出震開東封。垂旒彷彿君

雲中。日章月采昌以丰。外表嚴毅中抱盅。金輿山立壁兩轡。蒼麟夾侍搖青鬣。先以大角倉精龍。眈天察

地橫復縱。歆海飲漠如長洪。莫原厥始要厥終。周三千里境未窮。高四千丈廓有容。天關上下開梯衝。左

日右月驚發矇。太清宮碧屏則形。云亭社首衛若墉。玉符琨瑞垓附崧。配以太華恆衡嵩。墨聞精氣相周通。象若侯甸男衛從。扶輿匪特以自豐。德之博者功亦隆。稽古顓頊居空峒。奉火爲祖金爲宗。禹疆佐之殫靖共。導率元武行。躡躡窮蛇冠珥追厥蹤。倚燭龍燭山曰鐘。陰火灼冰冰弗融。鳥獸希革草失芄。維靈頽眠憂心忡。少皞于召來東蒙。唐臣陸吾若不逢。明威聖者天所工。負甲背虎持六犂。陽門倒挂縛桑弓。竅鑿大塊噓協風。生氣涌出如奔虹。吹萬無復天札凶。谷氣不痺林不癢。時叶光紀心維惻。斥棄輿馬兼僕僮。上之帝所陳鞠誨。天庭忽荒神罔恫。縮身潛喘夔魑同。下奔委羽棲其躬。因是六幕交和沖。靈迺訢合孚若顓。麾箕舒姦畢降漣。凝膏液若乳酪醺。以昌萬彙綏九農。奔走唱于復唱喁。天子時邁嘉迺庸。高居被飾金碧重。五禮六樂罔不供。奠以蒼璧妃青琮。天酒地汁粦溶溶。奎章下賁光維熊。輝增羣岳麗燭空。詎等封禪誇成功。七十二代交洵洵。滕書堙玉欺瞞。豈惟麟鳳來竟慵。黍禾茅亦生不叢。毚余八翼慚。璫玕茲何意向天門狎。挈才自媿成牛螭。含辭欲吐道弗充。迴矚驚見貞石礪。重若球貝陳三雍。披吟未已淚落胸。公如天柱頽中峯。元神陟降應在穹。帝晨左右鳴珩璫。曷歸乎來牖我衷。闔閭東望雲矐矐。謁廟後飯環詠亭作。

林扉閒敞殿西偏。春晝來過草色芊。翠壁陰濃疑有雨。古槐根斷忽生泉。吟邊韻落錚鏘鐸。劫外碑橫片段煙。亭四周壁上嵌宋元以來登岱詩刻以百餘計。到此可無題字在。貧當特地揀勻圓。

延禧殿前唐槐二絕

盤擎雙幹入晴煙。幾見風花殿角前。不柰更詢唐代事。斷碑已失鼠兒年。
樹旁有元泰定甲子年碑。今佚。

亂蕊麤麤墮瓦溝。黃時想見不宜秋。繁華久絕南柯夢。祇有仙鄉欲臥遊。

與聶處士別後車上口占

未得從遊聲古懽。河梁朝發不勝寒。岸容清遠看無盡。柳意婆娑別轉難。過眼峰巒雲尚繞。隨身襟袖露初乾。車中擬就詩成卷。待與風人旅夜看。
時金棕亭先五日行。訂于城子店旅舍相待。

道甫同年出示金闕攀松集漫題五言長句於後凡四十韻

長洲吳泰來竹嶼

夙昔慕遠遊。雲旗指寥廓。仗策登岱宗。年少氣騰轡。誅蕩攀天門。倒影窺碧落。東峯摘星斗。一氣辨冥莫。翹首七十君。元雲空漠漠。長呼羨門子。招手控黃鶴。誤落塵網中。轅駒苦束縛。昨來關內道。周覽遍嵩洛。太華揚高旒。橫亘盤地絡。岩嶺巨靈掌。千仞露垠堦。巾箱繪真形。欲往神先怍。白髮侵塵簪。丹砂負前諾。朝來啓荆關。忽枉霞上作。當面起層巒。瞥眼出怪壑。似聞列仙侶。蹴踏青蓮萼。聳身俯鴻毛。馭氣攝龍躡。咳唾落九天。因風度笙簫。泉簾汲瀟淪。經峪拓崖嶸。秦樹蝕荒苔。漢石翳殘籀。茫茫九點煙。日抱扶桑躍。精心契天倪。高唱振仙鐸。列缺摧層崖。干將鼓靈橐。洪流極莽蒼。往往浮蛟螭。自非餐楓香。誰能屏六鑿。平生山澤交。幾輩耽澹泊。天球耀巖采。光氣升延閣。遂令蕙帳空。猿鳥悲寂寞。看君多

道氣脫屣視人爵。偶辦十年官。

浮生只辦十年官。汪退谷詩也。君服官亦僅十年。

終尋五湖約。邂逅青門陰。沖襟冰雪嚼。輝煌十資

文。鮑謝恣凌躐。定知青霞蹤。幽討徧衡霍。繫余困蓬蘽。夢想煙雲樂。恆河照鬢絲。勝事空如昨。因君動

幽興。遐尙其所託。願言極霞裾。遠訪崑玉腳。碧澗掇芝英。紫峰摘靈藥。相期尋汗漫。獨往無櫻觸。歲月

真籠禽。古今比邱貉。息壤非虛言。下士謾驚愕。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餅水齋詩別集及其他三種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初版

錄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